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哀格蒙特

歌德著

胡仁源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1033B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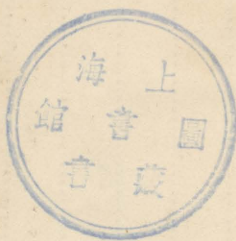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哀 格 蒙 特

歌 德 著  
胡 仁 源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 哀格蒙特 (五幕的悲劇)

## 目次

第一幕	射箭場	三
第二幕	不魯捨爾的城中	三五
第三幕	攝政的宮中	六七
第四幕	街中	八二
第五幕	街中 黃昏的時候	一一五

# 哀格蒙特 (五幕的悲劇)

## 人物

瑪格利特，巴爾麻加爾第五的女兒，尼得蘭的女攝政。

哀格蒙特伯爵，葛爾的親王。

威爾罕姆，奧能利因。

阿爾巴公爵。

芬爾地蘭，他的兒子。

麻謝維爾，攝政的親信。

履謝德，哀格蒙特的祕書。

錫爾法。

人物

哀格蒙特

葛美池，均阿爾巴的部下。

克奈爾，哀格蒙特的愛人。

她的母親。

布拉鏗保，一個少年市民。

梭伊司特，雜貨商。

野特爾，成衣匠。

木匠。

石鹼製造人，均不魯捨爾的市民。

白伊克，哀格蒙特的衛兵。

放勝，一個書手。

魯意斯孟，一個殘廢同龔子。

人民，隨從，衛兵等等。



## 地點

在不魯捨爾。

## 第一幕 射箭場

兵士同市民聯合比箭，野特爾，不魯捨爾的市民，一個成衣匠，上前張弓。梭伊斯特，不魯捨爾的市民，一個雜貨商上。

梭伊司特 現在儘管射去，隨便怎樣！你總不能奪掉我的頭標！三個的黑圈，你從來就沒有射中過，這樣今年總是我的主人了。

野特爾 主人並且皇帝。誰來妬嫉你呢？你因此要出雙倍的份金，好像權利一樣，你還要出錢買得呢。

白伊克，一個荷蘭人，哀格蒙特部下的兵士上。

白伊克 野特爾，這一箭，我就賣了給你罷。將勝利者分開，使大家高興一點：我在這裏已經很久，應

當略爲退讓。所以我要是失敗，就算是你射出去的一樣。

野特爾 我應當這樣說：因爲我自己射總是要失敗的。但是，白伊克，儘管射罷。

白伊克 （射）現在，你們看罷！一二三四！

梭伊司特 四個圈嗎？真是這樣！

全體 萬歲，皇帝先生萬歲！再一回萬歲！

白伊克 謝謝各位先生。只怕主人太多了罷！謝謝這個榮寵。

野特爾 這個你是應當謝你自己的。

魯意斯孟，一個弗慮斯蘭的殘廢同聾子上。

魯意斯孟 我同你們說的！——他射得同他的主人一樣，他射得同哀格蒙特一樣。

白伊克 同他比起來，我不過是一個偶然僥倖的。他的鎗法，真是第一個，世間沒有及得上他的。並不是他有什麼運氣，或者高興的時候，不是的！他瞄準出去，總永遠射在黑圈的當中。我就是從他學來的。一個人若是在他手下，一點不能學得，真是一個廢物了！——不應當忘記，各位先生！一個

皇帝該瞻養他的人民；所以上在皇帝的賬上，拿酒來罷！

野特爾 我們是這樣約定的，每人——

白伊克 我是外國人，並且皇帝對於你們的法律和習慣，是不能承認的。

野特爾 你真比西班牙人還要更壞一點；他一直到現在，還讓我們保留這些呢。

魯意斯孟 什麼？

梭伊司特 （高聲，）他要把我們都算客人，他不答應，我們合攏來分攤，做皇帝的只拿出雙份來。

魯意斯孟 由他去罷！沒有什麼妨礙的！這也是他主人的樣子，事情順利的時候，很大方的並且一

切聽其自然。（他們把酒拿上。）

全體 替你陛下祝福！萬歲！

野特爾 （向白伊克，）不消說得，這是你的陛下。

白伊克 真心的感謝，若果應當是這樣的。

梭伊司特 自然因為一個尼得蘭人，是不容易真心替我們西班牙的陛下祝福的。



魯意斯孟 那個？

梭伊司特 (大聲) 菲立勃第二，西班牙皇帝。

魯意斯孟 我們最仁慈的皇帝同主人！上帝賜他永年。

梭伊司特 你不是對於他的父親，加爾第五，更喜歡一點嗎？

魯意斯孟 上帝安慰他！那真是一個主人！他的手能夠支配世界的全部，是你們一切的一切，並且遇見你們的時候，他這樣的客氣，好像一個鄉鄰對於別人一樣；並且你們若是害怕的時候，他知道拿這樣親切的態度——是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他步行出去，或者騎馬出去，只要他隨時想着，從不帶許多的隨從，他的兒子到這裏聯隊裏來接替他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流淚了——我說，你明白我的意思——這個是已經不同，他是比較尊嚴一點。

野特爾 他不讓他自己被人看見，他在這裏的時候，除非是很莊嚴的，備齊了皇帝的儀仗。人家說，他是極少說話的。

梭伊司特 這樣是不配做我們尼得蘭人的主人。我們的君主，必須是很快樂很自由的，同我們一

樣，生存並且任他生存，我們不願意被人家輕蔑和壓制，我們都是這種好心的愚人。

野特爾 這個皇帝，若是他有再好一點的輔佐，還可以是一個更仁慈的主人。

梭伊司特 不對的，不對的！他對於我們尼得蘭人，一點沒有感情，他的心並不傾向於這些人民，他不愛我們，我們又怎樣能愛他呢？爲什麼全國人民是這樣的愛戴哀格蒙特伯爵？爲什麼我們大家把他捧在手中？因爲人人可以看出，他對於我們是很好的，因爲他的眼光中間，表現出愉快的性質，坦白的的生活，及仁慈的意思；因爲他對於缺乏的人及非缺乏的人，均不是沒有同情的。讓哀格蒙特伯爵長在世間！白伊克，現在是輪着你，舉起第一個祝盃！提出你主人的祝盃罷。

白伊克 這是我所極端願意的：哀格蒙特伯爵萬歲！

魯意斯孟 聖葵丁的戰勝者！

白伊克 格拉菲林戰爭的英雄！

全體 萬歲！

魯意斯孟 聖葵丁是我最後的戰事。我再不能出去，再不能拿起這個很重的鎗桿了。但是這一回

我還把法國人真正打着，並且我在右腿上也受了一人彈傷，就算是臨別的紀念。

白伊克 格拉菲林朋友！那裏戰事重新起來！我們全然單獨戰勝。在弗蘭武登全境，他們焚燒殺掠，什麼沒有做到？但是我說，我們可把他懲罰了！你們老練的穩當的先生們，早已阻在後面，我們向前壓迫，彈擊刀刺，直到他們眉頭蹙攏起來，把他們的戰線往後退却。在那裏他們子彈打中哀格蒙特的馬腹，我們好久的時候，打到這面，打到那面，人對人，馬對馬，隊伍對隊伍，向海邊廣闊的平沙上面趕去。忽然之間，好像天上落下來的一樣，從戰船的炮口，來了篷，篷的聲音，不斷的炮彈，打到法國的隊伍裏面。這就是英國海軍，在迷朗大將指揮之下，從定克勳近處放過來的。雖然他並不能十分幫助我們；他們只能把很小的兵船開到這邊，並且相離太遠，不能很正確打到我們中間——但是也很有好處！這個引起變化，使我們增加勇氣。現在戰事愈加激烈！這邊，那邊！有些被我們殺死，有些跳進水中。這些東西，嘗着水的味道，立刻溺死；至於我們荷蘭人怎樣的，却跟在後面，立刻跳了進去。我們本來是水陸兩方，都可以生活的，一到水中，覺得非常自如，好像田雞一樣；總是把敵人趕到河的中間，然後像水鴨的樣子，再向他處游去。還有更其徹底的，就是僥倖逃出



的人，都被村中的婦女，用鋤頭和叉耙一起打死。所以那邊的皇帝，不能不伸出手來，同我們講和了。這個和議，應該歸功我們，應該歸功於偉大的哀格蒙特。

全體 萬歲！偉大的哀格蒙特萬歲！再一回萬歲！再一回萬歲！

野特爾 人家應當叫他替代瑪格利特，來做我們的攝政！

梭伊司特 不是這樣的事實！總是事實！我不願意非議瑪格利特。現在輪着我了。我們仁慈的女主萬歲！

全體 她也萬歲！

梭伊司特 真的，她在這的真是一個非常的女人。女攝政萬歲！

野特爾 她是很聰明，並且所做的事情，都是極適當的；她單是對於僧侶，不能十分堅持。現在我們國內，無端加上十四個僧正的帽子，這個她確是應當負責的。這個到底有什麼用處呢？還不是就是要使外國人能夠占據好的地位，不然何必不同以前一樣，由僧會選出住持來呢？還要我們相信，這是注重宗教的意思。是的，這是早已有的。我們只要有三個僧正，已經很夠，一切都可以很正

當的有秩序的順利進行。現在各人都要尋出事情，好像他不能不做的樣子，於是時時刻刻都會發生事故，引出糾紛。他們將這些事情越是亂動，自然困難愈多。（大家喝酒。）

梭伊司特 這個是皇帝的意思，她一點不能幫助，也不能阻止的。

野特爾 現在我們不許唱這些新的讚美歌。他們的聲韻真是做得極好，並且有勸化人的意思。這些不許人唱，但是惡劣的小曲，我們到可以儘管唱去。這是什麼道理？他們說，裏面含有邪說，並且別的什麼，上帝知道，但是我到底把他們唱過了；現在又有些新的出來，我看裏面一點沒有什麼。

白伊克 我也想問他們！在我們省裏，我們願唱什麼，就唱什麼。這就是因為哀格蒙特伯爵是我們的省長，他從不過問這樣的事情——在境特，伊本，凡弗蘭武登的全境，他們要愛唱的，都可以唱。

（大聲）天下還有什麼東西，比宗教的歌曲，更純潔的嗎？對不對，老先生？

魯意斯孟 是的！這真是一個禱祝，一種敬仰。

野特爾 但是他們說，這些不是一種正當的，不是他們的一種；並且總永遠是極危險的，要是讓大家慢慢的喜歡他們起來。糾察員到處巡行，時時注意；常常有很正當的人，已經發生不幸的事情。

可是總沒有法子，強迫人家的良心！雖然我所願意的事情，我不敢做，我還是能夠思想，能夠感覺，什麼我所願意的。

梭伊司特 這個糾察不能維持下去，我們生來不是同西班牙人一樣，可以使我們的良心，受人家專制的。並且貴族也慢慢會出來設法，剪去他們的羽翼。

野特爾 這是極重要的。若是有要好的朋友，忽然到我家裏，我坐在那裏工作，隨意唱一個法文的讚美歌，全然沒有在那裏着想，沒有好的，也沒有壞的；我唱這個，不過因為喉嚨裏有這個東西：我立刻變一個異教徒，就要被人捕去。或者我走到鄉下，立在衆人的中間，聽一個新的教士講道，這種樣的一個，就是才從德國來的；我立刻就被認做一個叛逆，有失去頭顱的危險。你聽見過這樣的說教嗎？

梭伊司特 真誠的人們。我新近聽見一個，在曠野中間，對了幾千的人演講。這真是全然兩樣，比之我們這些，立在演壇上亂叫，拿了破碎的拉了說話，把人都要悶死的。他真是從心腹中說出來的；他說，直到現在我們怎樣被人家引入迷途，關閉在黑暗中間，並且怎樣我們能夠多得到一點光

明——而且他完全都是由聖經證明的。

野特爾 這裏總也是有一點道理。我一竟自己在那裏說，並且總是想着這個事情。他在我頭腦裏盤旋已經有好久了。

白伊克 全體的民衆都跟着他們走的。

梭伊司特 這個我相這，若是一個人能夠聽見什麼好的同新的說話。

野特爾 現在是怎麼的？一個人應當能夠照他自己的樣子，自由說教。

白伊克 快來，先生們！只管閒談，你們把酒同奧能利因都忘記了。

野特爾 他是不能夠忘記的。這是一個好的城牆：一個人只要想起他來，立刻就可以自己藏在後面，並且魔鬼都不能把他帶出來的。萬歲！威爾罕姆，奧能利因萬歲！

全體 萬歲！萬歲！

梭伊司特 現在，老先生，提出你的祝盃罷。

魯意斯孟 從前的軍人！全體的軍人！戰爭萬歲！

白伊克 好的，老先生！全體的軍人！戰爭萬歲！

野特爾 戰爭！戰爭！你們知道，你們喊的是什麼嗎？從你們口中，是極容易說出，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這裏的人，恐怕沒有一個聽了，不要覺得短氣。整整的一年，一竟聽見戰鼓的聲音；並且毫沒有別的聽見，除掉怎樣這裏來了一個隊伍，那裏又是另外一個，怎樣他們在一個小山上面經過，在一個磨房左近頓紮，有多少人留在這邊，有多少人到那邊去，並且他們自己怎樣前進，一個怎樣勝利，別一個怎樣失敗，大家始終不能明白，究竟誰失了什麼，得了什麼。怎樣一個城市被人占領，居民橫遭虐殺，怎樣可憐的婦女，無罪的孩童，備受虐待。這是一個痛苦，一種恐怖，人人時刻想着的『他們到這裏來！我們也是這樣的了！』

梭伊司特 因為這個，所以市民也永遠要有武器的練習。

野特爾 自然是練習的，凡有妻子同兒女的人。但是我總還是願意從遠處聽見軍人，勝似看見他們。

白伊克 這個是我不願意聽見的。

野特爾 這並不是說你，鄉親。我們只要去掉西班牙的駐防軍隊，大家就可以透氣了。

梭伊司特 真的！他們使你非常痛苦嗎？

野特爾 你又在那裏玩笑了。

梭伊司特 他們已經住在你家裏來了。

野特爾 不要胡說。

梭伊司特 他們把他從廚房裏，從地窖裏裏，從臥室裏——從床上趕出來了。（大家笑起來。）

野特爾 你是一個痴子。

白伊克 不要鬧了，先生們！一定要我們軍人要求和平嗎？現在你們既不願意聽我們的，你們自己

也提出祝盃來，一個市民的祝盃。

野特爾 這是我們早已預備的！安全同平靜！

梭伊司特 秩序同自由！

白伊克 好的！這是我們也很滿意的。（他們彼此碰杯，很快樂的重復喊這兩句，但是依照次序，每

人各喊一句。老人起先聽着，後來也加入裏面。）

全體 安全同平靜！秩序同自由！

女攝政的宮中。瑪格利特，巴爾麻獵裝上侍從，小使，僕人。

攝政 你關照停止狩獵，我今天不出去了。同麻謝維爾說，叫他就到我這裏來。（衆人下。）

想着這個可怕的事情，使我一刻不能安靜！沒有什麼能夠使我快樂，使我忘記，這個影像，這個憂慮，永遠是在我的前面。皇帝一定要說，這都是我的好意，我的遠見，生出來的結果；但是我的良心，時刻在告訴我，凡所做的事情，都是最有益的，最適當的。難道我以前就應當拿了憤怒的烈風，煽動這個火燄，使他成爲燎原之勢嗎？我希望把他們變化，使他們自然的消滅，是的，我同我自己說，我自己所曉得，是很可以原諒我自己的；但是我的哥哥不曉得是怎樣看法？因爲，這個是應當研究的嗎？異教的氣燄，逐日增高，對於我們神聖的教義，妄肆譏評，使人民遲鈍的感覺，發生混亂，虛僞的精神，在他們中間，潛滋暗長。不純潔的信仰，混雜在暴動的中間，生出可怕的事情，想起來使人戰慄，我現在就要自己把這個報告朝廷，很快的，並且自動的，免得一班的

消息預先達到，使皇帝疑心，人家還要想瞞住他什麼呢。我想不出一點方法，嚴厲的或溫和的，消弭這個禍患。哦，在這個人類的潮流上面，什麼是我們的偉大呢？我們自信是統治他們，可是他們使得我們忽上忽下，忽前忽後，幾乎沒有可以立定的地方。（麻謝維爾走上。）

攝政 給皇帝的信，已經預備好嗎？

麻謝維爾 在一點鐘之內，就可以送來簽名了。

攝政 你把這個報告做得很詳細嗎？

麻謝維爾 詳細的並且明瞭的像皇帝歡喜的樣子。我說，怎樣在聖阿美爾左近，這個破毀聖像的狂熱，首先表現。怎樣一個瘋狂的羣衆，備了木棒，刀斧，鐵錘，屋梯，繩索等，有少數武裝的人，夾在中間，首先攻擊禮拜堂，教會，及道院，將信徒驅逐出外，關閉的門戶打開，所有一切，完全毀壞，神壇推倒，聖像擊碎，各種的畫像，一齊破棄，他們凡是遇見神聖的敬仰的東西，完全打破，撕碎，並且加以踐踏。怎樣這個亂民，在途中人數加增，伊本的居民，替他們開放城門，怎樣他們以可驚的速度，將寺院毀壞，將僧正的藏書室燒燬。怎樣一羣更多的亂民，以同樣無意識的舉動，分向梅令，苛明司，



菲爾威克，立耳等處，一點沒有抵抗，並且怎樣差不多弗蘭武登全境，宣布並且釀成極大的叛亂。攝政哈，你的敘述，又使我如何的重感痛苦！並且恐懼相連而生，這個禍患，還只有逐日增加的同我說，你的意見，麻謝維爾。

麻謝維爾 請你殿下原諒，我的思想，早已知道這個憂患；你對於我的職務，雖然一竟表示滿意，對於我的忠告，可是從不願意聽從。你常常玩笑的說：『你看得太遠了，麻謝維爾！你應當做一個歷史著作家：『我們實行的人，只能留心最近的事情。』但是我不是將這個歷史早同你說過嗎？一切情形，我不是都預先看出嗎？

攝政 有許多我也預先看出，但是沒有挽救的方法。

麻謝維爾 千句併一句說，你不要壓制這個新教。承認他們有效，把他們同正教分開，讓他們另立教堂，要他們遵守市民的秩序，不可踰越範圍；這樣你就可以使暴動的人，立刻平靜。此外別的方法，是沒有用的，並且你把地方徒然破壞。

攝政 你難道忘記，我的哥哥拿了怎樣的憎惡，駁斥這個問題，就是人家能否容納新教嗎？你還不

知道，他每次給我的信，都要提起，對於真實的信仰，應當最熱心的維持嗎？不知道他絕不願犧牲宗教，使這裏恢復和平同一致嗎？他不是在斯皮阿能省內，已經制止，這是我們所不了解的，要使大家知道，誰還能夠傾向新教嗎？他不是已經使我們驚異，指出這個，那個，在我們的左右，暗中有邪教的嫌疑嗎？他的命令不是極嚴厲的，極確定的嗎？我應當溫和嗎？我應當提出動議，要他考慮，要他容納嗎？這不是要使他對於我的倚任和信仰，完全消滅嗎？

麻謝維爾 我很知道，皇帝的命令，他使你明瞭他的方針。你應當用一種方法，恢復此間的安靜和平，但是這個方法，止能加增惡感，使全國各處，引起不可避免的戰爭。你要仔細想想，你現在的舉動。最大的商人，是已經動作了，還有貴族，人民，軍士。若是他們對我們，完全變更態度，去干涉他們的思想，還有什麼益處呢？菲立勃應當要有一個好點的精神，在一個皇帝比較適當的，統治兩種信仰的市民，較勝於讓他們彼此互相衝突。

攝政 再不要說這樣的話了！我很知道，政治是難得能夠保持真實同信仰的，他使我們的坦白，良心，信任，完全從心中逃去。世間的事情，不幸真是這樣；但是我們對於上帝，也應當同我們彼此往

來一樣，用這樣的手段嗎？我們對於我們真實的教義，已經爲他犧牲許多生命的，應當這樣輕視嗎？我們應當因爲這個隨便走來的，毫無實際的，自己互相衝突的新教，就把他拋棄嗎？

麻謝維爾 但是不要因此就當我是個壞人。

攝政 我知道你同你的真誠，並且知道，若是他的靈魂，由最近的道路，達到聖域，不要誤入迷途，還可以成一個更其正當，更其聰明一點的人物。這裏還有別人，麻謝維爾，我所要尊重，並且要責備的。

麻謝維爾 你所指的是什麼人？

攝政 我可以明白的說，哀格蒙特真使我心裏感受非常的不快。

麻謝維爾 由於怎樣的舉動？

攝政 由於他尋常的舉動，由於隨意同輕率，我接到這個可怕的消息，正是我同他還有別人一起，從教堂裏走出。我不能忍住我的痛苦，我自己高聲的抱怨，並且說，回轉來向着他的時候『看，你的省內，發生什麼事情了！你寬容這些嗎，伯爵，皇帝是一切屬望於你的！』

麻謝維爾 他怎樣回答呢？

攝政 好像一點沒有什麼，好像這是多餘的事情，他回答說：只要首先使尼得蘭人對於他們的地位能夠安心，此外的事情都自然容易解決了。

麻謝維爾 或者他的說話，並不是巧妙的，隨便的，到是很真實的。信仰如何能夠發生，能夠保存，若是尼得蘭人看見，人家對於他們的財產，比之他們的幸福，同他們靈魂的安全，更其注重這些新的僧正，是否已經救出更多的靈魂，超過他們所享受豐厚的俸給，並且其中的多數，不都是外國人嗎？所有最高的政治地位，都不用尼得蘭人，西班牙人不是自己使人家覺得，他們拿了極大的，不可抵抗的野心，爭奪這些位置嗎？一個民族，誰不願意用自己的方法，由自己的人統治他們，比之外國人，到地方上來的，都是要想空手取得產業，帶來外國的規律，不親切的，毫無同情的，施行統治權力，豈不更勝一籌嗎？

攝政 你自己到站在反對的這一面了。

麻謝維爾 我心裏確不是這樣的；我願意並且能夠，應用這個聰明，完全為我們的打算。

攝政 若是你是這樣意思，就有這種必要，我應該把攝政讓與他們；因為哀格蒙特同奧能利因，都各人抱着極大的希望，想取得這個地位。以前他們互相反對；現在他們是聯合起來，同我反對，彼此是朋友，是不可分離的朋友了。

麻謝維爾 一對危險的分子。

攝政 若是我認真的說法，我害怕奧能利因，我並且替哀格蒙特可怕。奧能利因完全不懷好意，他的思想，及於很遠的地方，他是很祕密的，好像一切都容納，從來不拒絕的，抱着極深的野心，拿了極大的先見，照他喜歡的做去。

麻謝維爾 哀格蒙特正是同他相反，表現一種自由的行動，好像這個世界是屬於他的。

攝政 他把頭擡得這樣的高，好像皇帝的手，沒有在他上面。

麻謝維爾 人民的眼光，完全都是朝他注定，心裏都是傾向他的。

攝政 他從來也不避去形跡，好像沒有人要要求他說明的。他還是用哀格蒙特的名字，聽見人家稱他哀格蒙特伯爵，他是很高興的；好像他不願意忘記，從前是葛爾頓的主人。爲什麼他不自稱

葛爾親王，像他現在所得到的？爲什麼要這樣呢？他還想恢復已經消滅的權利嗎？

麻謝維爾 我認爲他是皇帝一個忠實的僕人。

攝政 他要是願意，他可以怎樣替政府盡力的，現在於他自己並沒有益處，可是使我們已經感受說不出的困苦。他的交際，宴客，聚餐，使貴族互相連合，接近，較之可怕的祕密的集會，更有力量。在他的祝盃上面，人人做出一個長久的毫無節制的喧呼。他怎樣常常的由他的戲言，激動人民的感情，並且這些愚民，怎樣對於新的制服，對於無謂的僕從徽章，競相倣效！

麻謝維爾 我已經證實，這些都是毫無目的的。

攝政 可是已經夠壞了。像我同你說的一樣，他妨害我們，並且自己沒有益處。他把正經的事情，當做玩笑，我們因爲不願意有意惰同放任的樣子，必須把玩笑當做正經。他比較一個明白的頭腦，一個陰謀家，更其危險；我一定是非常錯誤，若果朝廷中，對於一切事情，人家沒有想到他的身上，我不能否認，只在極短的時間當中，他不會使我感覺痛苦，使我非常感覺痛苦的。

麻謝維爾 我覺得他對於一切的事情，都是憑他的良心做去的。

攝政 他的良心，有一個愉快的鏡子。他的態度，常常是侮辱的。他總好像，他是生存於完全證明之下，他是一個主人，不過因為友誼的關係，不願意使我們覺得，不願意這樣立刻把我們逐出國境；這個總是自然要實現的。

麻謝維爾 我請求你，不要把他的坦白，他的快樂性質，對於重大事情，每每輕易舉動，很危險的擴大出去。你使他同你自己都要不利的。

攝政 我並沒有擴大什麼，我不過說這個不可避免的結果，並且我是知道他的。他的尼得蘭貴族地位，同他的金鵝勳章，掛在胸前，增長他的自信，他的膽力。這兩個工具，對於皇帝忽然專橫的惡意，可以為他的防衛。認真的研究起來，關於這次的不幸，在弗蘭武登所發生的，完全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他起先對於外來的新教徒，完全放任，不肯認真的取締，並且或者自己心中高興，以為可以使我們受點麻煩。你看我罷！我蘊蓄在心裏的，正要在這個機會發洩一下。並且我這個箭，決不會空射出去的；我知道，什麼地方他能夠感覺，他也是感覺的。

麻謝維爾 你已經召集會議了嗎？奧能利因也會來嗎？

攝政 我已經到安特威勃請他去了。我要把這個負責的重擔，確實的擱在他們身上；他們必須替我同這個禍害真實的抵抗，或者自己宣布叛逆。快去，把這些信寫完，送到我這裏來簽名。然後趕快就叫發司加向馬奪里德去；他是勤謹並且真誠的；我的哥哥可以從他這裏首先得到這個消息，不至於使別的呼聲，比他先到。他動身之先，我還要自己同他說話。

麻謝維爾 你的命令，一定迅速的正確的照辦。

市民的住宅。克奈爾，克奈爾的母親，布拉鏗保上。

克奈爾 你不願意替我握住這個絲紐嗎，布拉鏗保？

布拉鏗保 我請求你，原諒我罷，克奈爾勳。

克奈爾 你又有什麼意思？爲什麼你拒絕我這個極小的愛情職務？

布拉鏗保 你拿了這個絲紐，把我很遠的一直縛在你的前面，我不能避開你的眼光。

克奈爾 幻想來替我拿住！

母親（坐在椅上編物。）你再唱一回罷！布拉鏗保和得極好。你通常總是很高興的，並且永遠有



什麼使我好笑。

布拉鏗保 通常。

克奈爾 我們就要唱了。

布拉鏗保 隨便你願唱什麼。

克奈爾 只有極快活並且極新鮮的！這是一個軍人的小曲，我最愛的調子。（她把絲紐纏起，同布

拉鏗保合唱。）

鼓聲是擊動了！

笛聲是吹動了！

我的愛人是武裝了，

隊伍是出發了，

長鎗是舉起來了，

人民是服從了。

我的心是怎樣的震動！

我的血是怎樣的沸騰！

哦，我若是有了一雙短褲，一頂軍帽，

一件小小的緊身！

……

拿了勇敢的脚步，

我跟隨他走出城門，

走遍各省的地方，

到處攜手同行。

敵人已經短氣，

我們只管向前射擊。

做一個堂堂的勇士，

還有什麼幸福可以相比！

（正在唱的時候，布拉鏗保屢次向克奈爾注視；最後他的聲音乾澀，眼淚從眼睛裏流出，他把絲繩拋去，走到窗前。克奈爾獨自將小曲唱完，她的母親一半不願意的樣子，向她示意，她立起來，朝他的立處走上幾步，沒有決心的樣子，重復回轉，自己坐下。）

母親 街上有什麼事情，布拉鏗保？我聽見軍隊的行動。

布拉鏗保 這是攝政的衛隊。

克奈爾 在這樣的時候？這是有什麼意思？（她立起來，走向窗前，到布拉鏗保身邊。）這個不是每天的防衛，人數加增很多！差不多她的全部隊伍。哦，布拉鏗保，去打聽一下，看有什麼事情！這一定是什麼特別的事情。去罷，布拉鏗保，你是肯聽我的。

布拉鏗保 我去了！我立刻就回到這裏來！（他走出的時候，向她伸出手來，她也把她的手伸出，同他把握。）

母親 你已經又把他差遣出去了。

克奈爾 我要聽新聞。並且我很覺得，他在這裏，非常使我難過。我永遠不知道，對他應當取一種什麼態度。我是對不住他，我心上總想，他一定是很明顯的覺着——但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

母親 他是這樣一個真心的孩子。

克奈爾 我又不能不是這樣，我必須很親切的對他。每逢他的手輕輕的充滿愛情的樣子，同我把握的時候，我的手也常常不知不覺的，自然用力握住。我責備我自己，我是欺騙他了，在他的心中，培養一種無用的希望。這個使我不快。上帝知道，我並不騙他的。我不願意使他有什麼希望，但是我也不能夠讓他失望。

母親 這個是不對的。

克奈爾 我是一向喜歡他，並且靈魂中總覺得他是很好的。我本來可以嫁他，但是我相信我對他是沒有愛情。

母親 你同他一起，可以永遠很幸福的。

克奈爾 可以沒有憂慮，並且過一個安靜的生活。

母親 這都由你自己的錯誤，完全失去了。

克奈爾 我是在一個非常的境遇。若是我這樣細想起來，事情是怎樣的經過，我覺得是很明白的，又是很不明白的。可是只要我能夠看見哀格蒙特，我就覺得一切都非常明瞭。哈，這是怎樣的——個人物！全國都對他這樣崇拜，我在他的懷抱中，還不應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嗎？

母親 這個將來有什麼結果呢？

克奈爾 呃，我只要問，他是不是愛我；並且他是不是愛我，這還是一個問題嗎？

母親 一個人對於他的兒女，真是只有操心。這個將來到底怎樣！永遠是憂慮同懸念！這個決沒有好的結果！你使你自己成一個不幸的人！使我也成一個不幸的人了！

克奈爾 （很泰然的。）起初的時候，你並沒有阻止。

母親 可憐我是太好了，永遠是太好了。

克奈爾 哀格蒙特經過的時候，我跑到窗戶前面，你幾時埋怨我嗎？你自己不是也走到窗前去嗎？他朝上望着這裏，微笑，點頭，向我行禮的時候，你覺得不願意嗎？你沒有覺得，在你的女兒身上，自

己也是很榮耀嗎？

母親 你儘管理怨我罷。

克奈爾 (感觸的樣子) 後來他更常常來到這裏街上，我們都很覺得，他是因爲我的原故，所以這樣走的，你不是自己也覺得暗中快樂嗎？我立在窗戶後面，等待他的時候，你曾經把我喊開嗎？

母親 我想得到，事情會到這樣的地步嗎？

克奈爾 (拿了乾澀的聲音，同忍住的眼淚) 並且怎樣他一天夜裏，自己掩在外套裏面，驟然來到燈下，我好像在我的椅上釘牢一樣，吃驚的坐住不動，是誰在那裏極力招待他呢？

母親 我能夠慮到，這個不幸的愛情，立刻就要把聰明的克奈爾奪去嗎？現在我只好忍受，我的女

兒——

克奈爾 (眼淚流出) 母親！你現在是要這樣！你故意的使我難過。

母親 還要這樣說嗎！還要拿了你的憂愁，使我增加困難嗎？我唯一的女兒，成了一個墮落的人，這一個苦痛，不是已經夠受了嗎？

克奈爾（立起來，很冷靜的說。）墮落！哀格蒙特的愛人是墮落嗎？那個公主，對於可憐的克奈爾，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不懷妬意呢！哦，母親——我的母親，你平常並不這樣說的。親愛的母親，仁慈一點！——這些旁人，由他們怎樣想去，這些鄰舍，任他們怎樣說去——這個房屋，這個小小的住宅，就是一個天堂，自從有哀格蒙特的愛情，存在其中。

母親 人人是要愛他！這到是真的。他是永遠這樣的親切，自由坦白。

克奈爾 他的身上沒有一根虛偽的血管。你看，母親，他是這個偉大的哀格蒙特。但是他到我這裏來的時候，他是怎樣的可愛，怎樣的和靄！怎樣把他的地位，他的勇氣，一點不肯對我露出！好像真是一個平民，一個朋友，一個愛人。

母親 他今天還要來嗎？

克奈爾 你沒有看見，我常常走到窗前去嗎？你沒有注意，門上有點聲響的時候，我是怎樣留心聽着嗎？要不是我已經知道，他在天黑以前，是不會來的，我從早晨立起身以後，時時刻刻都要疑心他來了。我只願意我是個男兒，能夠跟他同走，到朝中以及無論什麼地方！戰爭的時候，能夠拿了

旗子，跟在他的後面！

母親 你永遠是這樣一個龐忽的人；自從小孩的時候，已經這樣，忽然愚蠢，忽然很深思的。你永遠不會變得稍爲好一點嗎？

克奈爾 或者可以，母親，要是我有很長久的時候——昨天，你想，從他的熟人身邊走過，他們唱一個關於他的小曲。至少，他的名字，是在曲子裏邊；其餘的我也不能聽得出來。我的心一直跳到咽喉上面——要不是我自己覺得羞愧，我真很願意把他們叫回轉來。

母親 你要自己當心一點！你的粗率的性質，會把事情完全弄壞；使你自己，在衆人前面洩露出來。好像新近在表兄那裏，你看見木質彫刻同說明的時候，忽然大聲喊出哀格蒙特伯爵——我是面孔通紅了。

克奈爾 我不應該喊出來嗎？那是關於格拉菲林的戰事；我在上面尋見字母E的像片，在E的說明下面看去。寫着：『哀格蒙特伯爵，他騎的馬，在戰時射死。』我就喊出來了——並且還有那個彫成的哀格蒙特，真要使我發笑，這個的大小，同與他並立的格拉菲林禮拜堂，和在旁邊的英國



兵船，完全相同——我常常自己記起，我平常怎樣想像一個戰事，我在哀格蒙特的旁邊，是怎樣一個的女像，他們談起他來的時候，同談到一班的伯爵公爵的時候——並且我現在是怎樣的！

布拉鏗保轉來。

克奈爾 是怎樣的情形？

布拉鏗保 沒有人知道確實。弗蘭武登新近大概發生一種暴動；攝政是要預防，恐怕擴大到這裏來。行宮裏防守很嚴，市民有很多在城門前面，街上也有羣衆集合——我想卽刻就要到我父親那裏裏去了。（他好像要走的樣子。）

克奈爾 明天可以看見你嗎？我要稍爲換一下衣服。表兄要來，我真是覺得太難看了。你來幫我一歇，母親——把這本書帶去，布拉鏗保，替我再帶一本這樣的歷史來。

母親 再見。

布拉鏗保 （伸出他的手來。）你的手呢！

克奈爾 （拒絕同他握手，）等你再來的時候罷。（母女同下。）

布拉鐸保（獨留在那裏。）我是預先決定，立刻就要去的，但是她就這樣應允，讓我走去，真要使  
 我發狂了——不幸的人！我對於你祖國的命運，絲毫沒有感覺嗎？這個增長的暴動，你全不覺着  
 嗎？自己人或西班牙人誰來統治，誰有權力，你看得全然一樣嗎？——我做學生的時候，全然另外  
 一個青年——那個時候有一次出的練習題目，是『布魯託司自由的演說』那個時候，我自己  
 總是第一，並且校長還說：這個只要能夠再有一點規律，只要一切不是彼此錯誤——那個時候  
 是如此的激烈和熱心！——我現在被一個女人的眼光這樣絆住。我總不能把她丟開！她可是總  
 不能愛我！——咳——不——她——她不能使我完全失望！——不能完全——一半就是沒有！  
 ——我再不能這樣忍耐下去了！……有一個朋友，新近祕密告訴我的，難道是真的嗎？說她晚間  
 有一個男客祕密來訪，所以她在天夜以前，總要設法使我離開他的家中。不，這決不是真的，這是  
 一個謠言，一個惡意的毀謗的謠言！克奈爾是這樣純潔的，同我的不幸一樣——她使我失望了，  
 她把我從她心裏逐出了……我還要這樣活下去嗎？我忍受，我再不能忍受了……我的祖國，已  
 經由內部爭執，發生激烈的動作，我要是在這個暴動的當中，可以自己死去！我再不能忍受了！

——若是角聲一起，子彈飛來，正射在我的身上！咳，這個不能鼓起我興來！這個並沒有要求我，也沒有拿了一種關係使我自救，使我冒險——不幸的人，可恥的境遇！我還是立刻死去，更好得多，新近我自己投在水中，我沈下去——但是恐怖的天性，更其強烈；我覺得我自己能夠浮水，很不願意的把自己救了起來——我能夠忘記這個時候嗎，她愛我，她好像愛我的時候——爲什麼覺得透入我骨髓的中間，這個幸福？爲什麼這個希望，把一切人生的快樂完全吸收，她還在遠的地方，向我指出樂園來的時候？——並且這個最初的接吻，這個唯一的——這裏（將手放在桌上），這裏只有我們兩人——她一竟是很好，很好的親切的對我——她好像自己感動的樣子——她朝我看住——我的感覺完全暈眩，我覺得她的唇吻，同我的相接觸——並且——並且現在呢？——死罷，可憐的人！你還延宕什麼呢？（他從衣袋中，拿出一個小瓶來。）我從我哥哥的藥箱裏，不是把你無端偷來的，有用的毒藥！你應當替我把這個恐怖，這個暈眩，這個死的汗珠，立刻消去。

## 第二幕 不魯捨爾的城中

野特爾同一個木匠上。

木匠 我不是早同你說嗎？還在一星期以前，我在會場上說，就要有重大事情發生的。

野特爾 這個是真實的嗎，他們把弗蘭武登的教堂打掉了？

木匠 教會同禮拜堂，都完全踏成平地了。除了四面的牆頭，還立在那裏以外，什麼都沒有了。真正的匪徒！這個把我們很好的事情，都弄壞了。我們應當以前就正當的確實的，把我們權利的要求，早向攝政提出，並且極力堅持。我們現在才說，我們現在才集合攏來，這就好像，我們在那的附和這些暴動的人了。

野特爾 不錯，人人都是這樣想法：你爲什麼要先出頭呢？但是這個於大家都有密切關係的。

木匠 我是害怕，這個事情，要是在下等人中間，忽然驚擾起來，他們這些人，是不會有什麼損失的。

他們利用這個名義，使我們不能不加入其中，並且使國家發生不幸的事情。梭伊司特走上。

梭伊司特 早安，先生們！有什麼新聞？這些聖像毀壞的人，立刻就來到這裏來嗎？

木匠 這裏他們是不會動手的。

梭伊司特 有一個軍人到我那裏來，購買烟葉！我詳細的問他。攝政儘管是這樣一個真正能幹的女人，這一回她也完全沒有主意。事情一定是非常嚴重，所以她這樣一竟隱藏在警衛的後面。堡上是防守極嚴。竟有人說，她想就要逃出城去。

木匠 她不應當逃去！牠在這裏，可以保護我們，並且我們願意保護她的安全，較她的武裝護衛，更有力量。並且若是她替我們主張我們的權利同自由，我們還要把她捧在手中呢。

石鹼商人走上。

石鹼商人 豈有此理的事情！很壞的事情就要發生不安靜的擾亂了！——你們當心，不要多講說話，免得人家把你們也當做亂黨。

梭伊司特 這裏是希臘的七個賢人來了。

石鹼商人 我知道，這裏有許多人，同新教徒有秘密關係的，他們譏評主教，他們並不懼怕皇帝。但是一個真實的臣民，一個正當的天主教徒——（慢慢有各種的人都走來加入他們，並且聽着。）

放勝走上。

放勝 上帝賜福你們，各位先生！有什麼新聞嗎？

木匠 你不要同他交接，這是一個壞人。

野特爾 這個不是魏遲博士的書記嗎？

木匠 他已經有好多的主人了。最初是他的書記，後來因為做出種種的壞事，把他的主顧一個一個的都趕跑了，現在他算是在一個公正人同律師那裏有點事情，真是一個火酒瓶的塞子。

更有許多的人走來，聚攏成一個團體。

放勝 你們也都集合起來了，大家把頭都聚攏來。這裏總是有什麼要緊的話說的。

梭伊司特 我也這樣想法。

放勝 現在若是各人都有這樣的心思，並且還有這樣的頭腦，我們能把西班牙的鍊條，立刻拉斷。

梭伊司特 先生！你不可以這樣說法。我們都已經對皇帝宣誓的。

放勝 並且皇帝對我們也是一樣。注意這點。

野特爾 這個到讓大家聽聽！說出你的意思。

幾個別人聽罷；他是真曉得的！他知道許多祕密的事情。

放勝 我有一個老的主顧，他收藏許多文件同信札，關於從前的制度，契約，同法令；他有極貴重的書籍。有一本當中，紀載我們的全部憲法；怎樣我們尼得蘭人起初是由自己的君主統治，一切依照向來的法律，特權，習慣；怎樣我們祖先，對於他們的君主，表示一切應有的崇敬，要是他的統治，是依照法律的時候；並且他們怎樣立刻可以預防，若是他要想越出這個範圍以外。議會立刻就

在他的後面；因為每一省無論怎樣小法，都有他的議會同地方議會。

木匠 快不要說了！這個人家早已知道的！凡正當的市民，在他需要程度以內，都學習過憲法來的。

野特爾 讓他說罷；大家總是可以多曉得一點的。

梭伊司特 他說得完全不錯。

許多的人 說罷！說罷！這樣的話，不是每天都能夠聽見的。

放勝 你們這樣就算是市民！你們只會依照祖父傳來的職業，自己勉強生活，對於外來的軍隊，任憑他自由行動。你們不問習慣，不問歷史，不問攝政的權力；由於這樣的耽誤，所以西班牙人，把網

罩到你們頭上來了。

梭伊司特 誰來想這些呢？一個人只要每天的麵包問題能夠解決。

野特爾 豈有此理！爲什麼一向沒有人跑來，講這一類的說話？

放勝 我現同你這樣說了，這個西班牙皇帝，他偶然得到這些地方，萬不能同以前各個小的君主兩樣，可以自由使用權力的。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野特爾 同我們說得明白一點。

放勝 這是同太陽一樣明白的。你不會看你地方上的法律嗎？那是那裏來的？

一個市民 真的！

放勝 不魯捨爾的法律，不是同安特威勃兩樣嗎？安特威勃的，又同鏡特兩樣嗎？這都是從那裏來的呢？

另一個市民 真是這樣！

放勝 但是，若是你們這樣放任下去，人家立刻就要叫你們看見另外一種樣子。咄！勇敢的加爾，好



戰的菲履特力，加爾第五所不能做到的，現在菲立勃由一個婦人可以做成。

梭伊司特 是的，是的！從前的君主也這樣試過來的。

放勝 自然——我們的祖先能夠注意。他們遇見暴虐的君主，他們總是把他的兒子或繼承人捕去，扣留在那裏，要有最好的條件，才肯放還。我們的祖先真是能人！他們知道，什麼是於他們最有用的！他們知道應做的事情，並且認真做去！真的男子！因為這樣，所以我們的特權，是這樣的明瞭，我們的自由，是這樣的確實。

石鹼商人 你在那裏說什麼自由嗎？

人民 說我們的自由，說我們的特權！你再說點我們的特權看！

放勝 我們布拉本特的人，尤其是特出的，雖然各省都有他們自己的利益，我們是公認為最榮譽的。我完全看過了。

梭伊司特 說下去罷。

野特爾 讓我們聽聽看。

一個市民 我請求你。

放勝 第一那裏寫着：布拉本特公爵，對我們應當做一個忠實的主人。

梭伊司特 好的？是這樣寫着嗎？

野特爾 忠實？真是這樣的嗎？

放勝 像我同你說的樣子。他對我們也是負有義務的，同我們對他一樣。第二：他不應當向我們表示他的權力和自己的意志，讓我們覺着，或使我們記憶，不拘任何形式。

野特爾 好的！好的！不能表示。

梭伊司特 不能讓人覺着。

另一人 並且不能使人記起！這是最重要的。誰也不能記起，無論怎樣。

放勝 這是說得很明白的。

野特爾 把這本書拿來給我們。

一個市民 是的，我們一定要他的。

另一個市民 拿這個書來！拿這個書來！

又另一個 我們要拿這個書去見攝政。

又另一個 你應當代表發言，博士先生。

石鹼商人 哦，這些狂人！

另一個 再說，書裏面還有什麼嗎？

石鹼商人 我把他的牙齒都要打掉，若果他再說出一個字來。

人民 我們到要看看，那個敢把他怎樣。再同我們說點關於特權的事情。我們還有別的特權嗎？

放勝 還有各種，都是極好的極神聖的。上面並且說明地方的首領，不能增加或改善宗教階級的

待遇，若是沒有貴族同議會的贊成！注意這點！並且不能變更地方的議會。

梭伊司特 是這樣的嗎？

放勝 我可以把寫出的給你們看，從二三十年以來直到現在為止。

市民 我們還要容忍這個新的僧正嗎？貴族必須保護我們，我們立刻開始動作起來！

別的市民 並且我們還要讓這些檢查員來嚇人嗎？

放勝 這是你們自己的過失。

人民 我們還有哀格蒙特！還有奧能利因！他們會替我們向最好的去做。

放勝 你們在弗蘭武登的弟兄，已經着手這個好的工作了。

石鹼商人 你這個惡狗！（他打他。）

別的人 （上來反對並喊叫。）你也是一個西班牙人嗎？

另一個 怎樣？那個有名望的人？

另一個 那個有學問的人？（他們都去打石鹼商人。）

木匠 什麼，快不要鬧了！（又有另外的人，加入爭鬪。）

木匠 市民們！這是怎樣的事情？（兒童吹口笛，拿了石子拋擲，市民立定旁觀，有人向前跑去，也有

從裏面退出，還有人做出各種狡猾的態度，叫喊並且笑樂。）

別的人 自由同特權！特權同自由！（哀格蒙特帶領從人上。）

哀格蒙特 停住！停住！你們聽見嗎？有什麼事情停住！把他們分開來！

木匠 尊貴的先生，你來得真天上的救星。靜點！你們一點沒有看見嗎？哀格蒙特伯爵快向哀格蒙特伯爵表示敬意！

哀格蒙特 這裏也來了嗎？你們幹的什麼？市民反對市民？在攝政的近處，都可以這樣胡鬧嗎？快點彼此分開，去做你們的事去。這是一個不好的現象，你們在工作的日子，這樣遊玩。到底有什麼事情？（喧擾的聲音，慢慢寂靜，大家環繞他立住。）

木匠 他們爲他們的特權打起來的。

哀格蒙特 他們這樣胡鬧，只有把他毀壞——你是那一個？你好像是一個正當的人。

木匠 這是我們所努力的。

哀格蒙特 你的職業呢？

木匠 木匠同工會的會長。

哀格蒙特 還有你呢？

梭伊司特 雜貨商人。

哀格蒙特 你呢？

野特爾 裁縫。

哀格蒙特 我記起來了，你曾經替我們的人，做過制服。你的名字叫野特爾。

野特爾 很榮幸的，你還記得這點事情。

哀格蒙特 凡曾經一回看見，並且同我說話的人，我決不會輕易忘記的。——你們有什麼事情，安靜一點，朋友，就這樣罷；你們這次的罪名，已經夠了。不要再去觸犯皇帝，到底權力還是在他手中的一個守規則的市民，正當的勤勉的自己謀生的，無論到什麼地方，總能夠充分得着他所必須的自由。

木匠 真的！這個也就是我們的困苦。這些盜賊，這些醉子，這些懶惰的人，請你閣下原恕，他們因為沒有職業，沒有麵包，所以天天鼓吹特權，欺騙這種好奇的容易相信的人，來替他們會鈔一杯酒錢，引起這樣的事情，使千萬的人，遭遇不幸。這個在他們却也是應當的。我們把我們的家室同財

產，防護過於周密，所以他們想放起火來，把我們趨逐出去。

哀格蒙特 你們應當有一切的幫助：現在已經一致決議，要極力遏制這個禍患。對於新教徒，要堅決的反對，並且不要相信，由暴動可以得到什麼特權的。儘管住在家中，他們在街上聚集的時候，不必注意。明白道理的人，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的。（這個時候，多數的羣衆，已經走開。）

木匠 謝謝你的好意。一切，凡是我們的事情。（哀格蒙特下。）一個和靄的貴人！真正的尼得蘭人！這樣一點沒有西班牙人的樣子。

野特爾 要是我們能夠讓他來做攝政！大家都願意服從他的。

梭伊司特 這個還是聽皇帝自己主張罷。這個地位，他永遠要位置自己人的。

野特爾 你看見那個衣服嗎？那個真是最新的時式，照西班牙的樣子裁成的。

木匠 一個漂亮的人物！

野特爾 他的頭頸，真是斷頭機上的一個極好的材料。

梭伊司特 你是發癡嗎？你在想什麼呢？

野特爾很笑話的，一個人會想起這樣的事情——我現在就是這樣。我看見一個很好的長的頭頸的時候，我立刻就要不能自主的想：他到是一個好的頭顱——那個可恨的行刑！我不能把他從頭腦中驅逐出去。人家在游水的時候，我看見一個赤膊的背脊，立刻就好像做夢一樣，看見有人在拿鞭子打他。遇見一個便便的大腹，我就覺得他已經縛在木樁上面，身受炮烙。每天晚上做夢，總是使我周身戰慄，一點沒有快樂的時候。一切的消遣，一切的遊戲，我立時就要忘却，這個可怖的影子，仍舊同以前一樣，在我頭腦裏面現出。

哀格蒙特的住宅。秘書拿了紙筆，坐在棹邊；他很安靜的立起。

秘書 他再也不來！我已經等了兩個鐘頭，筆在手中，紙在面前；並且我剛剛今天想要早點出去。我的脚底下面已經發熱。我再也不能忍耐了。他出去的時候，吩咐我說：『按時到這裏來』現在他自己再也不來。這裏有這許多的事情，我恐怕半夜還不能做完。固然他有時候很讓人家隨便的。但是我還是願意他儘管認真一點，並且讓人家到一定時候休息。人家可以自己預備。他離開攝政那裏，現在已經有兩個鐘頭；誰知道，他在路上，又被什麼人絆住呢。哀格蒙特走上。



哀格蒙特 有什麼事情嗎？

祕書 我已經預備好了，有三個信差等着呢。

哀格蒙特 我真是耽擱得太久了；你做一個不高興的面孔。

祕書 遵照你的命令，我已經等了好久。信件都一起在這裏。

哀格蒙特 愛爾維娜女士一定要怪我了，要是她聽見，我把你耽擱在此地。

祕書 你又要玩笑了。

哀格蒙特 不，你不要自己害羞。你的眼力着實不錯。他是很美麗的，並且我覺得很好，你在宮庭裏

得到一個女友。信上有些什麼事情？

祕書 各種事情，並且極少使人愉快的。

哀格蒙特 這到沒有什麼，我們在家的要有快樂，在這裏外面並不期望他的。有很多的信來嗎？

祕書 很不少的，並且三個信差等在這裏。

哀格蒙特 說罷，什麼是最要緊的。

祕書 全是極要緊的。

哀格蒙特 一件一件的來，可是快點！

祕書 布雷達大尉送來報告，關於在鏡特同左近地方事情的經過——暴動已經大致平靜了——

哀格蒙特 他提起還偶然有不規則的蠻強的舉動嗎？

祕書 是的！還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情。

哀格蒙特 這個姑且由他去罷。

祕書 還有六個人，是在菲爾威克捉住，送到那裏來的。他問起是不是應當同別的人一樣，把他們

一律絞死？

哀格蒙特 這個絞死的事情，我真聽得厭了。把他們痛打一頓，放掉了罷。

祕書 裏面有兩個女人；對於她們也一樣用刑嗎？

哀格蒙特 叫他告誡她們一番，放了完事。

祕書 布雷達營裏的布令克想要結婚。這個大尉希望你阻止這個事情。他信上說，軍營裏已經有

許多的婦女，將來調動的時候，恐怕不像軍隊行動，到像流浪民族的轉徙了。

哀格蒙特 這個還是由他去罷！這是一個極好的少年；我臨走的時候，他曾經再三請求。但是以後可以不必再允許他們，讓這些可憐的人，還沒有受夠苦痛的，停止他們最好的遊戲罷。

祕書 有兩個你的部下，塞特爾同哈特，侵犯一個少女，一個房主的女兒。他們遇見她一個人在那裏，這個女人不能抵抗他們。

哀格蒙特 要這是一個正當的女人，並且他們用強力侵犯她的，他可以把他們接連鞭責三日，並且他們要是有點財產的，他可以酌量提出，給這個少女做出嫁的用度。

祕書 有一個外國的教士，祕密的從哥明地方經過，被人發覺。他自己發誓，他誤認是往法國行走。依照禁令，他是應當要斬首的。

哀格蒙特 他們應當把他祕密的帶到境上，使他認識清楚，不要下次再這樣的走錯。

祕書 你的收款人有一封信。他寫着：近來收入甚少，這個禮拜，他不容易把所要的數目寄來；這個暴動，使一切的事情都受影響。

哀格蒙特 這個款是必得要有的；他可以看他怎樣設法湊集起來。

祕書 他說：他盡力設法去辦，最後他想對雷孟德起訴，把他拘留起來，他欠你的債已經這樣久了。

哀格蒙特 他是確實已經答應還的。

祕書 最後這一次，他自己定下十四天的期限。

哀格蒙特 這樣就再等他十四天；以後他可以只管對他起訴。

祕書 他的景况很好。這並不是無力歸還；這是有意如此。他一定會認真起來，若是他看見，你不肯

隨便過去。收款人還說起：他想對於舊的兵士寡婦，還有幾個別人，你向來津貼他們的，把發款的

時期，展緩半月；在這個時候當中，大家可以商量；這些都應當整理一下。

哀格蒙特 這裏還有什麼整理呢？這些人需要金錢，比我更其急迫。這個應當照舊維持的。

祕書 這樣，你叫他到什麼地方去籌款呢？

哀格蒙特 這個要他自己想去；上回的信，已經同他這樣說了。

祕書 因為如此，所以他提出這些意見。

哀格蒙特 這些都不能適用。他應當再想別的法子。他應當提出合理的意見，並且最要緊的，他必須把款辦好。

祕書 我把奧立瓦伯爵的來信，又放在這裏了。請你原恕，我同你提起這個事情。在一切的事情以前，他的信應當有一個詳細的回答。你想自己寫回信的，的確，他愛你，真像一個父親的樣子。

哀格蒙特 我實在沒有工夫，並且在許多可厭的事情中間，寫這個信，要算最可厭的。你很能夠摹仿我的筆跡，就替我寫一封罷。我還要等奧能利因來。我實在沒有工夫，並且極願意自己能夠答他，照他所知道的樣子，使他安心。

祕書 你同我說一個大概的意思，我可以擬一個回信的底稿，請你斟酌。寫的時候，是可以做得這樣，可以同你的筆跡完全相同。

哀格蒙特 把這個信給我。（他看過之後。）好的，正當的老人！你少年的時候，也是這樣細心的嗎？你從來沒有走到城上去過嗎？戰爭的時候，因為聰明的勸告，你總永遠是留在後邊的嗎？——一個真正操心的人！他希望我的生存，我的幸福，他並不覺得，靠住他的安全生存的人，是早已死去

了。——你告訴他，請他不必操心；我做的事情，總是照應當的做去，我自己自然會留心的；他可以利用朝廷對於他的敬禮，增加對我的好感，使我應得的感謝，益加確實。

祕書 再沒有別的話嗎？哦，他所期望的還多着的。

哀格蒙特 叫我還說什麼呢？你願意再加點什麼，你儘管自己寫上去。這個永遠繞回這一點上面：我不應當照我願意生活的樣子生活。我的快樂，我的輕視一切，我的放蕩生活，這是我的幸福；我不願拿壙穴中的安全，同他交換。我現在對於西班牙式的生活方法，血管中沒有一滴這樣的血液，沒有這樣的與會，使我的脚步，同宮庭的音樂相協調。我生在世間，只是爲想保全生命嗎？我應當犧牲現在的娛樂，使來日確實嗎？到了來日，又拿了憂慮同痛苦，使他消磨過去嗎？

祕書 我請求你，主人，對於這個好人，不要這樣的忽略。你平常對人，都是十分親切的。同我說一句好點的說話，可以使這個良友安心。你看，他是怎樣的憂慮，怎樣輕輕的使你感覺。

哀格蒙特 但是他永遠觸動這根絃線。他一向知道，我是怎樣不願意提起這種事情的；他們只有妨礙，毫無益處。並且我要是一個睡遊的人，走到很危險的屋脊上面，有人喊出我的名字，對我警

告，使我驚醒，使我跌死，可以算友誼的態度嗎？讓各人走他自己的路，他自己自然會留心的。

祕書 你自己固然以爲不必憂慮；但是知道你愛你的人——

哀格蒙特（一面看住信上。）他又在這裏提起從前那個舊話了，我們怎樣一天晚上，大家很高興吃醉的時候，所做的事情，講的說話，人家就當做極重要的，極有關係的，傳徧全國——不錯！我們在僕人的袖章上面，繡上了帶鈴的小帽，後來又將這個可笑的裝飾，變爲一束的弓箭；這個人人覺得更是危險標幟，他們在絕無意義的地方，定要尋出意義，我們在高興的時候，做了這個同其他的愚蠢事情，這就是我們的過失，——還有什麼別的呢？難道一個懺悔節的遊戲，就等於叛逆嗎？若是你對於人生是要如此認真，還有什麼意味呢？若是我們早上醒來，沒有什麼新的快樂，晚上沒有一點希望存在，這還有什麼穿衣解衣的價值呢？今天的太陽出來，單是爲叫我回想昨天的事情嗎？並且去商議，組合，這個不容商議，不能組合的，明天的運命嗎？這種的考慮就算了罷，我們把他讓給學生和政客。他們可以考慮，謀畫，暗中進行，達到他們能去的地方，捉住他們能得的機會——你對這種能夠有什麼用處，你的信又不要同一本書一樣，所以我覺得是很夠了。

這個好的老人，看得一切過於重要。一個朋友，他很久握住我們手的，將要放掉的時候，還要很重的握定一下，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祕書 你原恕我！若是一個車子拿了極高的速度，拚命奔馳，旁邊步行的看見，也是要暈眩的。

哀格蒙特 孩子！孩子！再不要說了！時間的快馬，帶了我們命運的輕車，向前飛馳，好像暗中有鬼神驅策一樣；我們沒有別的法子，只能鼓起勇氣，極力的拉住韁繩，忽然向左忽然向右，對於這裏的石子，那裏的障礙物，使車輪設法避開。誰知道，這是到那裏去呢？他並不能記得，自己是從那裏來的！

祕書 天呀！天呀！

哀格蒙特 我已經立在高處，並且能夠而且必要，再走得更高一點；我覺得自己的希望，勇氣，同力量。我現在還沒有達到我生命的極巔；並且我到了那裏的時候，我也要穩固的，不要很擔心的，立在那裏。要是我應當蹉跌，可以有一個雷擊，一個暴風，或者我自己的偶一失足，都可以使我從高處跌下，同千萬的人臥在那裏。我從來沒有拒絕，同一個好的戰友，以生命博極小的勝利；我要是



應當失敗，這豈不是人生最有價值的機會嗎？

秘書 哦，天呀！你不知道你講的什麼說話！望上帝救助你！

哀格蒙特 把你的信件收拾起來。奧能利因來了。把重要的辦完，在城門關閉以前，打發信差出去。此外可以稍緩。伯爵的回信，等到明天再說罷；不要耽擱，快點去看愛爾維娜，並且替我問候——打聽一下，攝政是怎樣情形；要是她藏住不肯出來，他一定是不適意了。（秘書下）奧能利因上。

哀格蒙特 歡迎，奧能利因。我覺得你好像有點拘束的樣子。

奧能利因 我們同攝政的談話，你說是怎樣的？

哀格蒙特 我覺得她對待我們，總是這種樣子，並沒有什麼特別。我已經屢次看見她是這樣的。我覺得她有點不舒服的樣子。

奧能利因 你不注意，她是比較矜持一點嗎？最初她對於新近人民的暴動，想要責備我們的放任態度，後來她覺得，這樣恐怕人家對她自己發生誤解；又轉到她向來常講的說話上面，就是她的好意，她對於尼得蘭人的友誼，總不能十分被人了解，太輕忽的看過，不能得到期望的結果，到了

最後她自己也覺厭倦，只好讓皇帝自己決定別的法子。你沒有聽見這個話嗎？

哀格蒙特 沒有完全聽見，我那個時候正在想着別的事情。她是一個女人，奧能利因，她們都是永遠願意，叫人家屈服在她們的溫和專制之下，使所有的勇士，都放棄武力，讓她們的采邑增加，因為她們願意和平，所以對於兩方的競爭，總想拿一種友誼的言辭，使他消弭，將極端反對的分子，在她們腳下，很溫和的一致聯合起來。她就是這樣情形；因為不能做到如此，所以她沒有別的方法，只好露出不高興的樣子，埋怨人家不知感謝，不明事理，拿將來的危險情形，恐嚇人家，並且這樣恐嚇，說她自己——就要離去。

奧能利因 這一次你不相信她會實行她的恐嚇嗎？

哀格蒙特 決不會的！我已幾多次看見她準備行裝！她到那裏去呢？這裏她是政府領袖，女王，你想她肯去俯就人家，在她弟兄的宮庭中間，消磨無聊的日月嗎？還是回到意大利去，與從前的家族，再恢復關係嗎？

奧能利因 因為你看見她遲疑，就認定她沒有這樣的決心，但是這個完全在她自己；新的環境，可

以引起她最後的決心來的。若是她走開並且皇帝另外派一個別人來呢？

**哀格蒙特** 這樣他儘管來，一樣有這些事情做的。他來的時候，帶了極大的計畫，策略，同理想，想要鎮服一切，使大家相安無事，可是今天碰見一件什麼小的事情，明天又是另外什麼，後天更發現一點阻礙，一個月的工夫，費在計畫上面，另一個月，覺得他的事情，終是失敗，半年工夫，不過將所  
有心思，用在一省上面。時間過得很快，他覺得頭腦昏眩，一切事情，仍舊同原來一樣，所以他的船，徒然想依照一定的路線，穿過海洋，還是攔住在風雨的中間。

**奧能利因** 但是若果人家替皇帝定出一種別的計策來呢？

**哀格蒙特** 是什麼呢？

**奧能利因** 試試看，把頭顱去掉，本身是怎樣的情形。

**哀格蒙特** 怎樣？

**奧能利因** **哀格蒙特**，許多年以來，我對於我們所有一切的關係，是時刻留心的，我好像一竟站在棋盤的前面，認為對方的落子，沒有一着是沒有意義的；好像一個空閒的人，專心探求自然的祕

密一樣，我認爲這是我們貴族的職務，對於各派的意見和策略，應當充分了解。我有恐怕決裂的理由。皇帝依照良心做事，已經很久，他看見他這樣不能對付過去；除掉再換一種別的方法以外，還有什麼更其相像呢？

哀格蒙特 這個我是不相信的。一個人到了這種年紀，各種的方法，都已試過，總是不能處置停當，到了最後，一個人應當覺得已經够的了。

奧能利因 還有一種，他沒有試驗過呢。

哀格蒙特 怎樣？

奧能利因 敷衍人民，同時嚴厲對付貴族！

哀格蒙特 這個恐怖已經是這樣的久了。儘可以不必憂慮。

奧能利因 這個以前不過是一種憂慮；漸漸的變爲推測，到了最後，就成爲確定的事實了。

哀格蒙特 皇帝還有比我們更忠實的臣僕嗎？

奧能利因 我們是用我們的方法，替他盡職；在我們自己人當中，是不妨明說的，我們總是使皇帝

的權利，同我們自己的，彼此保持平衡。

**哀格蒙特** 誰不是這樣呢？我們都是他的臣民，這是他暫時分給我們的。

**奧能利因** 若是他自己有進一步的主張，我們認為保持自己的權利的，他卻當做叛逆行爲呢？

**哀格蒙特** 我們可以自己辯護。他把金鷄的武士團體，召集攏來，我們可以聽候審判。

**奧能利因** 要是來一個審問以前，先行判決；判決以前，先行執行呢？

**哀格蒙特** 這是一個違法的事情，菲立勃決不會做的；並且這是一個愚蠢的事情，我想他同他的謀士，也不會出於這樣的。

**奧能利因** 倘若他們竟然違法並且愚蠢起來呢？

**哀格蒙特** 不，奧能利因，這是決不能夠的。誰敢動我們的手呢？——把我們拘留起來，是一個失敗的並且無益的舉動。不，這樣極端專制的手段，他們決不敢的。這個風聲，把消息傳到全國各處，立刻引起燎原的火燄。並且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呢？皇帝既不能單獨審問判決，難道他們要謀害我們的生命嗎？——他們決不能願意這樣的。人民頃刻之間，就會結成一個可怕的聯盟。拿極大的

力量，宣布對於西班牙的怨恨，並永遠脫離關係。

奧能利因 這個火燄，只是在我們的墳墓上怒號，我們仇人的流血，已經是無用的犧牲。讓我們想想看，哀格蒙特。

哀格蒙特 但是他們要怎樣呢？

奧能利因 阿爾巴已經在路上了。

哀格蒙特 這個我不相信。

奧能利因 我確實知道的。

哀格蒙特 攝政始終不承認有這個事情。

奧能利因 因為這樣，我覺得更其可疑。攝政是要讓位與他。他好殺的性情，我是知道，並且帶了軍

隊同來。

哀格蒙特 把各省的騷動，從新引起來嗎？人民定要覺得非常不快的。

奧能利因 大家恐怕自己顧全性命要緊。

哀格蒙特 不會的！不會的！

奧能利因 讓我們去罷，各人回到自己省內。在那裏我們自己可以竭力自衛；他不會一下就用力對待的。

哀格蒙特 他來的時候，我們不要同他會面嗎？

奧能利因 我們遷延下去。

哀格蒙特 若是他來到的時候，拿皇帝的名義宣召我們呢？

奧能利因 我們設法避開。

哀格蒙特 要使他堅持呢？

奧能利因 我們設辭推卻。

哀格蒙特 若是定要這樣呢？

奧能利因 因此我們更不可以輕來。

哀格蒙特 這樣就是彼此決裂，我們成爲叛逆了。奧能利因。你不要讓你自己爲聰明所誤；我知道，

恐懼是不會使你擾亂的。細想想這一步。

奧能利因 我已經細想過了。

哀格蒙特 想想看，你若是錯誤，你要負什麼責任：一個慘酷的戰爭，使國內受害的，都是由你而起。你的拒絕，就是一個信號，頃刻之間，就要喚起各省的武裝，使這種慘酷的舉動，有所藉口，正是西班牙人一向所希望的。我們所苦心維持的和平，你一霎之間，使他極可怖的擾亂起來。你想想這些城市，這些貴族，這些人民，以及商務，農業，工藝！想想怎樣的破壞，殘殺！——軍人在戰場上，看見他旁邊的同伴倒下，覺得毫不在意，但是在下面的河流中間，都是市民，小孩，幼女的屍體，隨流飄泊，你自己很恐怖的立在那的，再也不能知道，你還是保護誰人的產業，你是因為他們的自由，訴諸武力，只好讓他們一切犧牲，你要是暗中向自己說起，這都是為我個人的安全起見，以致如此，你心中要覺得怎樣呢？

奧能利因 我們不是唯一的人，哀格蒙特。認為因為衆人的緣故，應當自己犧牲，並且因為衆人的緣故，也應當自己保重。



哀格蒙特 誰要是自己保重，一定會自己鄙薄自己的。

奧能利因 誰要是自己明白，可以確實的前進或後退的。

哀格蒙特 這個災禍，你所恐懼的，就由於你的行事，使他變為確實。

奧能利因 對於不可避免的災禍，向前同他相遇，也是聰明同勇敢的態度。

哀格蒙特 這樣極大的恐怖，使輕微的希望，被他掩蔽了。

奧能利因 我們再沒有可以輕輕投足的地位；懸崖已經直接在我們眼前了。

哀格蒙特 難道皇帝的好意，是一個這樣偏狹的地方嗎？

奧能利因 不是這樣偏狹，但是容易滑跌的。

哀格蒙特 天呀，你是認錯他了。我決不能夠讓人家當他這樣卑劣的！他是加爾之子，並且決不能

做卑劣的事情。

奧能利因 皇帝並不做什麼卑劣的事情。

哀格蒙特 人家應當更知道他一點。

奧能利因 就是這個知識，忠告我們，避免一個危險的試驗。

哀格蒙特 對於有勇氣的人，沒有什麼試驗，是危險的。

奧能利因 你是激昂起來了，哀格蒙特。

哀格蒙特 我必須拿自己的眼睛看的。

奧能利因 哦，這一次請你就拿我的看罷！朋友，因為你單是把眼睛睜開，你就相信，你看見。我去了！

你在這裏等阿爾巴的到着，上帝幫助你罷！或者我的離開，可以救你。或者這個惡人，因為他不能把我們兩人同時剷除，不至於立時動手。或者他延遲一下，因為要使他的打擊，確實有效；並且或者在這個時候當中，你可以看出事情的真相。但是總要迅速！迅速！避開！自己逃避！——再會罷！你千萬要遇事留心：他帶來多少軍隊，怎樣防守這個城市，攝政還有什麼權力，你的朋友是怎樣態度。——給我一點消息……哀格蒙特——

哀格蒙特 你要怎樣呢？

奧能利因 （執住他的手說。）你還是聽我的勸告！一同去罷！

哀格蒙特 怎樣？奧能利因？

奧能利因 替失去的朋友流淚，也不失爲一個男兒。

哀格蒙特 你覺得要失掉我了？

奧能利因 你是這樣的。想想看你只有極短的時候了！再見！（他下。）

哀格蒙特 （獨自一人。）別人的思想，對於我們竟會有這樣的影響！我從來沒有感覺這種事情；

這個人竟把他的憂慮，傳到我這裏了——去罷！——這個在我的血液當中，是外來的質點。善良的天性，把他驅逐出去罷！一定還有一個快樂的方法，可以使我額上的皺紋，無形消滅。

## 第三幕 攝政的宮中

瑪格利特，巴爾麻上。

攝政 這個我應當早想到的。哈！一個人一竟在那裏勤勞同工作的時候，他自己總永遠以爲，他已經十分盡力；同時在遠處觀察和指揮的，他自信他所期望，也是在可能範圍以內——哦，這個皇

帝！我從來沒有相信，這個能够使我如此難受。統治的人，真是可以羨慕——並且罷免人家？——

我不知道，我的父親怎樣能够如此，我也願意一樣。

麻謝維爾從後面出來。

攝政 走近一點來，麻謝維爾。我在這裏研究我哥哥的信呢。

麻謝維爾 我可以知道，內容是什麼嗎？

攝政 對於我有這許多殷勤的勉慰，因為我替他憂勤國事。他稱贊我的堅定，我的勤勞，我的忠誠，在這個國內，使他陛下的權利，得以維持至今。他替我抱歉，這些不受約束的民衆，給我這許多的麻煩。他對於我的意見，中心完全贊同，對於我態度的聰明，更其是如此的特別滿意，差不多使我要說，這個信在於一個皇帝，真是寫得太好了，在於一個弟兄，尤其不消說得。

麻謝維爾 這不是第一次，他對你表示真心滿足的。

攝政 但是這到是第一次，他這些全是一派敷衍的空話。

麻謝維爾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攝政 你就會明白的——他在這個緒言之後，回轉來說：沒有實力，沒有一個小小的軍隊，我在這

裏，總永遠容易使人輕視！他說，這是我們自己錯誤，因為住民的反對，就把軍隊從各處撤回。他的意思，以為一個駐防，壓在市民的肩背上面，這個重量，可以制止他們，不容易很高的跳躍起來。

麻謝維爾 這個會引起極端的惡感。

攝政 但是皇帝的意思，你聽見嗎？——他的意思，是要一個強硬的軍人，這樣一個，他完全不講什麼情理，可以把平民和貴族，市民和農夫，都可以立刻隨意處置的；——因為這個緣故，他派了一個有力的軍隊和——阿爾巴公爵同來。

麻謝維爾 阿爾巴嗎？

攝政 你也很吃驚嗎？

麻謝維爾 你說：他派遣。他不過詢問，是否應當派遣罷？

攝政 皇帝並不詢問；他派遣了。

麻謝維爾 這樣你的手下更添一個有經驗的軍人了。

攝政 我的手下嗎？你到爽快的說出來看，麻謝維爾。

麻謝維爾 我不能對於預先決定。

攝政 我可以預先推想的。這個使我痛苦，非常痛苦。我還是願意，我的哥哥，照他的意思說出，比之於叫政府的祕書起草，寫出這樣客氣的信來。

麻謝維爾 人家不應當有什麼理由嗎？

攝政 我對於他們，從裏面到外面，都知道的。他們極願意把這裏打掃清楚，因為他們不能着手，所以尋出一個信託的人，叫他拿了掃帚前來。我對於這個事情，好像我看見皇帝同他的大臣，就在眼前商議一樣。

麻謝維爾 這樣的明顯嗎？

攝政 一點也不錯的。這裏面也有極好的人。正直的羅得慮許，他是這樣的明白，這樣的謹慎，他不願意太高，但是也不讓他落下。直爽的阿隆左，勤勉的弗蘭達，堅定的發爾加斯，並且還有幾個別人，在這個黨派得勢的時候，也加入其中的。但是那裏還坐着回眼的妥爾達奈，拿了尊貴的前額，深沈的眼光，從牙齒的中間，低聲談論婦女的性情，女人們怎樣願意讓人家從馬上抱下，實在他

自己是一個極壞的騎者，這種趣話，我從前同別的先生們，也常常聽見的。

麻謝維爾 你對於這個畫片，選得一個好的顏料盤了。

攝政 明白的說，麻謝維爾。在我的全部影像當中，從這的我可以畫出來的，沒有那個有這樣的深黃同青黑的色彩，像阿爾巴臉上的顏色一樣，並且沒有這樣的顏色，他要拿來畫的。他看得人人都是慢神的人，叛逆的人，在這個都城當中，人家可以把他們都立刻斬首，刺殺，分屍，燒斃。——我在這裏，所做的一點好的事情，從遠處看起來，自然好像完全沒有一樣，就是因為這是好的——他執着已經過去的放縱，記住已經安靜的擾亂；使皇帝覺得眼睛前面，充滿的叛逆，暴動，騷擾，使他自己想像，這裏他們在那裏彼此自相殘殺，實在這不過愚民的偶然不檢，在我們是早已忘記了的。他對於這些可憐的人民，發生一種真心的厭惡；把他們當做禽獸同怪物一像；覺得自己好像住在刀劍同烈火中間，總想把他們制服。

麻謝維爾 我覺得你是過於憤激，你把這個事情看得太大了。你不是仍舊是攝政嗎？

攝政 這個我知道的。他自然有一個訓令帶來——我是老於政治的人，應當曉得，怎樣可以把一

人更換，並不必動搖他的位置。他最初一定帶來一個訓令，這個是不確定並且極含糊的；因為他有兵力，他自然支配一切；若是我抗議的時候，他就推說還有一個祕密的訓令；若是我要觀看，他可以設法延宕，要是我極力堅持，他就出示一個文件，完全兩樣的內容；我要是還是不滿意，除了同他空言辯論以外，沒有別的方法。——這個時候當中，我所恐懼的，他已經實行，我所希望的，更其相距遼遠了。

麻謝維爾 我願意，並且可以否認你的說話。

攝政 我拿了無限的忍耐，才安靜下來的，由於他的強硬同暴虐，又要從新起來；我看見我的工作，在眼前就要毀滅，並且除此以外，還要替他負失敗的責任。

麻謝維爾 殿下，你預料是這樣的嗎？

攝政 我自己儘有自制的力量，可以保守緘默。讓他來罷，在他把我擠掉以先，我會有最好的方法，自己避開的。

麻謝維爾 這樣輕易出於最後的一步嗎？



攝政 比你所想像的，困難得多呢。久於統治的人，這樣習慣的人，每天都有千萬人的命運，在他掌握中的，走下寶座，就同到墳墓裏一樣。但是還是這樣，較勝於做一個生人下面的鬼影，名義上說是佔有一個地位，實際上早已讓給別人，人家已經佔領，已經享受。

克奈爾的住宅。克奈爾同母親上。

母親 像布拉鏗保這樣的一個愛情，我是從來沒有見過；我相信，只有小說上的英雄，才是這樣。

克奈爾 （在空中往返行走，口中低唱一個小曲。）

幸福的，只有愛的靈魂。

母親 他料到你同哀格蒙特的來往；並且我相信，要是你稍爲同他親切一點，倘若你是願意，他還可以同你結婚的。

克奈爾 （唱）快樂同情感，思慮紛紛；

期望同恐懼，痛苦相乘，

上至天堂，下至九原；

幸福的，只有愛的靈魂。

母親 停止這些廢話。

克奈爾 不要輕看這個；這是一個有力的歌曲。我已經屢次拿他，把一個大的孩子，唱得睡着了。母親 你真是除了你的愛情以外，頭腦裏什麼都沒有了。你不要因為一個，把其餘的一概忘記。你應當尊敬布拉鏗保，我同你說。他將來還可以仍舊使你幸福的。

克奈爾 他嗎？

母親 哦，自然！總有這樣一個時候來的！——你們年輕的人沒有先見，我們有點經驗，是可以預料的。青年同甜蜜的愛情，一切都有他的終局；總有一個時候來到，一個人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藏身，他自然要想着上帝了。

克奈爾 （顫動，沈默，後來驚起。）母親，讓這個時候，同死神一樣，自己來罷。預先去想着他，是極可怕的！——並且若是他來到！若是我們必須——那個時候——我們只好在可能範圍以內，自己鎮定——哀格蒙特，我沒有你（流淚。）不，這是決不能夠的，決不能夠的。

哀格蒙特穿一件武士的外套，帽子壓在額上。

哀格蒙特 克奈爾！

克奈爾 （嚇得喊出一聲，向後退。）哀格蒙特！（她奔到他的身旁。）哀格蒙特！（她把他抱住，靠在他的身上。）哦，你好的，可愛的，甜蜜的人！你來了嗎？你是在那裏了嗎？

哀格蒙特 晚安，母親！

母親 上帝賜福你，貴人！你耽擱了這樣長久，我的孩子差不多沒有法子了她又整天在那裏說你，在那裏唱你了。

哀格蒙特 你還可以給我一點晚餐嗎？

母親 過分的榮幸。只要我們還有什麼東西。

克奈爾 自然！你儘管放心母親；我早已一切都想到，已經預備好了。你不要洩露我的秘密，母親。母親 幾乎要洩露了。

克奈爾 等一歇罷！我想起來，他在這裏的時候，我從來也不覺得餓的；所以他也不應當有很大的

食慾，要是我在他的身邊。

哀格蒙特 你真是這樣意思嗎？

克奈爾 （把脚在地上一頓，不願意的樣子，回轉身來。）

哀格蒙特 你是怎樣了？

克奈爾 你爲什麼今天這樣冷淡！你還沒有和我接吻。爲什麼你把手一竟藏在外套裏面，好像一個初生的孩子？一個軍人同一個愛人，都不應當把臂膀藏起來的。

哀格蒙特 慢點，愛人，慢點，一個軍人在防守的時候，要麼避免敵人的注意，總是將自己縮攏起來，把雙手抱住自己的身體，靜候下手的時機。並且一個愛人——

母親 你不坐下一歇嗎？使你自已舒適一點嗎？我還得到廚房裏去：克奈爾有你在這裏的時候，什麼也不想着了。你只好隨便對付一下。

哀格蒙特 你的好意，就是最好的香料。（母親下。）

克奈爾 那麼我的愛情，又是什麼呢？

哀格蒙特 任憑你願意怎樣罷。

克奈爾 把他比較一下，你若是有這個心的。

哀格蒙特 在一切的中間，這是第一。（他把外套脫下，露出一身華麗的軍服，站在那裏。）

克奈爾 哦！

哀格蒙特 現在我的臂膀是自由了。（他把她抱住。）

克奈爾 放手！你把衣服弄壞了。（她往後退。）怎樣的華麗！我不敢碰着你了。

哀格蒙特 你滿意了嗎？我應許你，有一天扮一個西班牙人來的。

克奈爾 我以後從來也沒有向你再提這個事情；我想，你作與不願意——哈，這個金鷄的勳章！

哀格蒙特 現在你看見他在這裏了。

克奈爾 這是皇帝替你掛上的嗎？

哀格蒙特 是的，孩子！還有這個練條，這個標誌，戴着的人，都有最貴重的自由。我在地球上，除了這

個勳團的領袖將團中武士召集攏來以外，誰也不能對於我的行事，加以審判。

克奈爾 你儘可以讓全世界都來審判，也沒有關係的——這個絲絨真是太漂亮了，還有這個花紋的構造！這個做工！一個人真不曉得，應當從什麼地方說起。

哀格蒙特 你可以細細看罷。

克奈爾 這個金鷄的勳章！你曾經同我詳述他的歷史，並且說過：這是一個最偉大最貴重的標誌，一個人拿辛苦同勤勞換得來的。這是非常名貴，我可以拿他來比你的愛情——我也是這樣的把他掛在心上——並且還有——

哀格蒙特 你要想說什麼呢？

克奈爾 然而這個又是不能同他相比的。

哀格蒙特 爲什麼呢？

克奈爾 我不是拿辛苦同勤勞換得來的。

哀格蒙特 關於愛情，又是另外的情形。因爲你並不要求，所以你是應當得的。——凡是能得着愛情的人，多是不肯去追逐愛情的人。

克奈爾 你這是從你自己得來的經驗嗎？你這驕傲的說話，就是指你自己說嗎？你，人人所愛戴的？

哀格蒙特 我還是曾經替他們做了什麼！我還是能夠替他們做點什麼！他們的愛我，全是出於他們的善意。

克奈爾 你今天是到攝政那裏去過嗎？

哀格蒙特 我是到她那裏去了。

克奈爾 你和她很好嗎？

哀格蒙特 從前有一個時候，好像是這個樣子。我們彼此還是很友誼的，很和衷共濟的。

克奈爾 心裏是怎樣呢？

哀格蒙特 我覺得她是很好的。各人有他自己的目的。這個實在並沒有什麼關係。她是一個卓越的婦女，善於知人，明於料事，在她不是多疑的時候。我使得她很忙，因為她總是在我的舉動後面，搜尋什麼祕密，實在我一點沒有。

克奈爾 這樣完全沒有嗎？

哀格蒙特 自然總稍爲有一點。各種的酒，經過長久時間，都要在瓶底留下渣滓。還是奧能利因和她更其說得攏來，永遠有一個新的題目。他是著名一竟有點什麼祕密的；現在她總是注意他的額上，看他想點什麼，留心他的脚步，看他朝什麼方向前進。

克奈爾 她是假裝的嗎？

哀格蒙特 攝政，你問的是她嗎？

克奈爾 你原恕我，我是想問：她是虛僞的嗎？

哀格蒙特 不多一點，也不少一點，剛剛像一個人，是要想達到他自己的目的。

克奈爾 我覺得自己不敢見人，但是她有男子的精神，她又是另外一種婦女，比較我們這些縫紉的，烹調的人。她是偉大的，勇敢的，有決心的。

哀格蒙特 是的。若是事情沒有成爲十分複雜。這一次她是已經有點狠狠了。

克奈爾 爲什麼呢？

哀格蒙特 她上面嘴唇上，也有一點小的鬍子，並且常常要發腳風病的。真正一個女的武士。



**克奈爾** 一個尊嚴的女人！我是決不敢走到她前面去的。

**哀格蒙特** 你向來並不是這樣畏怯的——這並不是恐懼，不過少女的羞愧。

**克奈爾** （眼睛看住下面，握住他的手，並且自己靠在他的身上。）

**哀格蒙特** 我明白你意思了！親愛的孩子！你可以朝上看了。（吻她的眼睛）

**克奈爾** 讓我靜默一會！讓我靠在你的身上。讓我看住你的眼睛，在這個中間我可以發見安慰，希望，快樂，憂慮。（她抱住他，並朝他注視。）同我說說！我真不明白！你是哀格蒙特嗎？哀格蒙特伯爵嗎？這個偉大的哀格蒙特，大家所這樣尊崇的，報章所時常稱道的，各省所完全倚賴的嗎？

**哀格蒙特** 不，克奈爾，那並不是我呢。

**克奈爾** 怎樣？

**哀格蒙特** 你看，克奈爾勳——讓我坐下說罷——（他坐下，她跪在他的面前一個小櫈上面，雙手攔在他的膝上，朝他看住。）那個哀格蒙特，是一個可厭的，強情的，冷酷的哀格蒙特，他全靠自己留心，必須做出忽然這樣忽然那樣的面孔；人家當他是在快樂的時候，卻是痛苦，誤解，迷惑；被

一個人人民所愛戴，但是他們連自己的意志都不明瞭；被多數羣衆所尊崇，所擁護，但是同他們絲毫不能成事的；爲朋友所環繞，但是沒有一個可以當做心腹的，爲衆人所注目，可是都願意尋着攻擊的機會；工作同憂勞，常常是沒有目的，永遠是沒有報酬——哦，讓我不要再說了，他的環境是怎樣的，他的感覺是怎樣的。但是這個克奈爾，這個是安靜的，坦白的，幸福的，被一個最好的靈魂所戀愛，所了解的，並且他對於愛人，也是完全了解十分敬愛同信任的。（他把她抱住。）這個是你的哀格蒙特！

克奈爾 這樣讓我可以死了！世界上更沒有再高的快樂了。

#### 第四幕 街中

野特爾，木匠上。

野特爾 喂！輕點！喂！鄰居，一句說話！

木匠 走你的路，不要開口了。

**野特爾** 只有一句說話，沒有什麼新聞嗎？

**木匠** 沒有，除掉新近禁止我們談話以外。

**野特爾** 怎樣？

**木匠** 你走到這裏外面來罷。自己當心一點！**阿爾巴公爵**來到這裏，立刻發出一個命令，兩三個人  
在街上交談，不須經過審問，就成立叛逆的罪名。

**野特爾** 哦，可嘆！

**木匠** 誰要談論國家的事情，就要永遠監禁的。

**野特爾** 哦，我們的自由！

**木匠** 誰要批評政府的舉動，就要犯死罪的。

**野特爾** 哦，我們的性命！

**木匠** 拿了很大的賞格，叫父親，母親，孩子，親戚，朋友，僕人，到特別法庭，報告家庭裏面的事情。

**野特爾** 我們回家去罷。

木匠 對於服從的人，允許凡有他們的愛情，名譽，財產，一點不能受損害的。

野特爾 怎樣的仁厚！公爵一到城裏的時候，我就覺得非常難受，好像天上罩上一重黑幕一樣，並且這樣離地很近，人人必須將身體彎曲，免得同他碰着。

木匠 你覺得他的兵士是怎樣的？的確！比較我們以前看慣的，又是另外一種人物。

野特爾 看見這樣一個隊伍從街上走來，叫人家的心都收攏來了。像蠟燭一樣的必直，眼睛毫不轉動，走一步路，好像了不得的樣子。並且他們站在那裏勤務的時候，你要是從他身邊走過，他總是要對你反覆觀察，並且做出這樣嚴厲同刻薄的態度，使你覺得四面都是獄卒一樣。他們真是叫我難受。我們的民軍，到底都是高興的人，他們走到外面，總是一隻腳站在那裏，帽子戴到耳朵上面，一切聽其自然的樣子；但是這班東西，就像機器一樣，在他們身體裏面，有一個魔鬼藏着。

木匠 若是有一個喊出：『站出』並且打了上來，你說，要站住嗎？

野特爾 那我就同死了一樣了。

木匠 我們回家去罷。

野特爾 這決沒有好的事情。再見罷。  
梭伊司特走上。

梭伊司特 朋友！快樂嗎！

木匠 不要響！讓我們去罷！

梭伊司特 你知道嗎？

野特爾 就是太多了！

梭伊司特 攝政是走開了。

野特爾 現在，上帝救助我們！

木匠 他還是在保護我們的。

梭伊司特 突然的，並且很祕密的，她對於公爵覺得不能忍受；她通告貴族們，說她要回來的。誰也

不能相信。

木匠 上帝原恕這些貴族，讓這個新的韁繩套在我們頸上。他們應該可以阻止的。我們的特權是完結了。

野特爾 千萬不要再提什麼特權！我聞着明朝慘殺的氣息；太陽要不肯再走出來，愁雲要充塞了。

梭伊司特 奧能利因也走開了。

木匠 這樣是我們完全沒有保護的人了。

梭伊司特 哀格蒙特伯爵還在這裏。

野特爾 謝謝上帝！神靈增加他的力量，使他可以有的最大的功效；現在只有靠他一個人了。

走上。

放勝

放勝 我到底尋着兩個，還沒有被嚇倒的人嗎？

野特爾 多謝你，快點走開去罷。

放勝 你們真是太不客氣了。

木匠 這真不是客氣的時候，你又想捱打嗎？你已經完全平復了嗎？

放勝 對於一個軍人去問他的傷痕，要是我有可以被打的理由，難道你們沒有同我一樣的時候

嗎？

**野特爾** 事情是可以更厲害呢。

**放勝** 你們因為這個氣候，現在升起來的，覺得肢體上有一種可憐的疲勞，好像是這樣的。

**木匠** 你要不肯安靜一點，你的肢體恐怕就有別人叫他移動了。

**放勝** 可憐的鼠子，主人帶了一個新的貓來，就立刻這樣失望！雖然稍為兩樣一點，我們的生活還是同以前相同，只管放心點罷。

**木匠** 你是一個膽大的無用東西。

**放勝** 蠢人！你儘管任憑公爵去罷。這個老貓，他好像不吃老鼠，倒吃了許多魔鬼，現在是不能消化的樣子。起初且由他去；他也是要吃飯，喝水，睡覺，同別人一樣的。我是一點不怕，只要我們看準相當的時候，開始的時候，稍為利害一點，後來他也要覺得，還是在餐室的守着肥肉生活，晚上安穩睡覺，較之一個人到花園裏去等候老鼠，更好一點。由他去罷，我知道這些政治家的。

**木匠** 這樣一個人什麼事情都可以過去的！我要是講到這樣的說話，我再沒有一刻時候，覺得自己已是安全的了。

放勝 你只管放心罷。在天上的上帝，也沒有知道你們這些小蟲，攝政是更不消說得了。

野特爾 這個惡口！

放勝 我知道還有別人，應當把切刀放上身上，替代他們的豪氣，覺得更好一點。

木匠 你這個話是什麼意思？

放勝 我說的是那個伯爵。

野特爾 哀格蒙特。他有什麼可怕的嗎？

放勝 我是一個窮人，他一天晚上所輸掉的，可以夠我一年的生活，但是他要是可以把我的頭腦借去十五分鐘，足值他一年的全部收入。

野特爾 你要想得正當一點。哀格蒙特的頭髮比你的腦筋，還更其聰明呢。

放勝 你說！但是沒有這樣細密。這些先生們，開首就自己弄錯了。他不應該露面的。

野特爾 你瞎說什麼呢！這樣一個有身分的人！

放勝 就因為他不是一個裁縫呢。



野特爾 你這個惡濁的嘴！

放勝 我願意他只要能夠一個鐘頭，有你們這樣的勇氣，使他跼蹐不安，竟這樣的心驚膽戰，到了後來，只好是逃出城去。

野特爾 你的話真是使人不解；他是同天上的星宿這樣十分安定的。

放勝 你沒有看見過他們動搖嗎？他是落下來了！

木匠 誰要想把他怎樣嗎？

放勝 誰要想你要設法阻止嗎？若是他們把他拘禁，你要想激起一個暴動來嗎？

野特爾 阿！

放勝 你想要爲他犧牲自己的肋骨嗎？

梭伊司特 噫！

放勝 噯！噯！你們把字母都用完罷。是這樣的並且永遠這樣！只好上帝保護他了！

野特爾 你的無禮真是太過分了。這樣一個有身份的，正當的人，難道應當有什麼危險嗎？

放勝 壞人是到處佔優勝的，坐在罪人的椅子上面，他可以把審判官愚弄；做了審判官的時候，他又可以隨意把被告弄成罪犯。我曾經抄錄過這樣一起案子，委員得了政府優厚的獎勵同金錢，要叫他把一個正當的人，問成罪名。

木匠 這個又是瞎說，既是一個無罪的人，他們還有什麼要審問呢？

放勝 哦，呆人！因為沒有什麼審問出來，所以人家纔要審問下去呢。正當的人，是自己不肯留心，並且很傲慢的。人家起初隨便問他，犯人自恃他的純潔，所以一提起的時候，所有聰明人應當避去的說話，他都一齊直說出來。問官後來從他的回答當中，重新質問，並且十分注意，看什麼地方，有點反駁的餘地，就把他的繩索縛在這裏，讓這個笨人自己走到圈子裏面，他在這裏說得太多一點，那裏說得太少一點，或者真正只有上帝曉得，對於一個什麼想像，什麼情形，完全不能回答，並且怎樣到了最後，現出恐慌的樣子：這樣我們就可以有點辦法了！我可以對你保證，一個討飯的女人，在灰塵當中尋覓廢物，也沒有這樣的用心，像這些憑空結撰的人，從瑣屑曲折的證據同情形中間，最後合成一個決定，至少要把他的被告，定成絞殺的罪名。並且這個可憐的人，要是能夠

看見他自己的絞殺，還應該謝謝上帝呢。

**野特爾** 他真是一個輕薄的嘴舌。

**木匠** 拿了翅膀，或者可以試試，黃蜂看見你們的蛛網，在那裏好笑呢。

**放勝** 要真是一個蜘蛛。你看，這個長身的公爵，到是極像一個大蜘蛛的樣子；不是一個很肥蠢的，這種沒有這樣可怕，卻是一個長脚的，瘦身的，畫起來不能很肥，要用極細的筆，描摹出來，就是這樣，所以尤其利害。

**野特爾** **哀格蒙特**是金鷄勳章的武士；誰敢去侵犯他呢？只有同他一樣的人，只有勳團的集合，纔有審判他的權力。你的惡口，你的壞心，使你說出這種說話來的。

**放勝** 我願意說他的壞話嗎？我絕沒有這種理由。他是一個卓越的貴族。我有兩個好友，本來已經是要絞死的，他都打了以後，釋放出來。現在走罷！走罷！我自己也要勸你了。我看見那邊有一隊巡查走近，他們的樣子，好像不見得就要來同我們做喝酒的朋友。我們還要等候，看事情的變化。我有兩個姪女，同一個開酒店的哥哥；若是人家尋到那裏，叫他們不得安靜，就都要成爲餓殍了。

梟寨王宮。阿爾巴公爵的住宅。錫爾法，葛美池彼此遇見。

錫爾法 你把公爵的命令傳達出去了嗎？

葛美池 極正確的。所有每天的巡邏隊伍，都已經命令他們，在一定的時候，依照我指定的地方，分別集合起來，現在他們，同尋常一樣，巡行城內各處，維持秩序。他們彼此不能知道，每人心裏以為只有自己接到這個命令，到了那個時候，頃刻之間，組成一個防禦兵線，把宮中的門戶完全守住。你知道這個命令是什麼原故嗎？

錫爾法 我是向來慣了，閉住眼睛服從的。誰還有像公爵這樣，使人易於服從的嗎？因為事情發生出來，立刻可以證明，他的命令是適當的。

葛美池 好的！好的！我覺得沒有什麼奇怪，你是這樣的堅決，這樣的沈默，同他一樣，因為你一向是要在他左右的。這個總叫我有一點不慣，因為我習於意大利的輕鬆職務。我向來到是忠實並且極服從的，但是我對於事情總要說明，總要理解，你們一切不說，永遠是不會妥善的。我看公爵好像一切莊嚴的高塔，沒有門戶，裏面防守的人是生了翅膀的。新近我聽見他在晏會上，同一個

快樂的友人說：他好像一個下等酒店，掛出火酒的招牌，把遊民、乞丐、盜賊，引到裏面。

錫爾法 他不是很平安的把我們帶到這裏來了嗎？

葛美池 這是再沒有得說的了。的確！誰要是目覩他的聰明，他怎樣把這個軍隊從意大利帶來這裏，總算看見過什麼了。他怎樣經過友邦同敵國，經過法蘭西，王黨同異教的境內，經過瑞士同聯盟各邦，一樣的安然通過，保持最嚴肅的軍紀，同一個行程，人家認為非常危險的，極其輕易，並且毫不知道有什麼障礙！——我們長了不少見識，得了不少教訓！

錫爾法 這裏也是如此！一切不是都很安靜很平穩的，好像並沒有過什麼暴動嗎？

葛美池 但是，我們來到這裏的時候，已經大概是平靜了。

錫爾法 在各省地方，比較以前，更其安靜得多；要是有個把動作的人，他不過是，在那裏設法逃走。但是對於這樣的人，他也就要把去路阻斷的，我想起來。

葛美池 現在他首先要取得皇帝的信任。

錫爾法 並且我們長久在他部下，是沒有再好點的機會了。皇帝到這裏來的時候，公爵同所有他

引用的人，決不會沒有獎勵的。

葛美池 你相信，皇帝是要來嗎？

錫爾法 已經有這許多的準備，大概是一定要來的。

葛美池 這個他們總不能使我相信。

錫爾法 這樣你就最好不要提起這個事情。因為若是皇帝沒有真正要來的意思，至少他是要人家相信他是要來的。

阿爾巴的兒子，芬爾地蘭上。

芬爾地蘭 我的父親還沒有出來嗎？

錫爾法 我們都在候着他呢。

芬爾地蘭 幾個貴族的領袖，就要到這裏來了。

錫爾法 他們今天來嗎？

芬爾地蘭 奧能利因和哀格蒙特。

葛美池 (低聲向錫爾法說) 我稍爲有點明白了。

錫爾法 你就自己放在心裏罷。阿爾巴公爵上。(他走進來，走到前面的時候，以前各人退後。)

阿爾巴 葛美池!

董美池 (走上) 主人!

阿爾巴 你已經把警衛分配停當，發出命令了嗎?

葛美池 極正確的樣子。每天的巡邏隊伍——

阿爾巴 好了。你在廊下等着。錫爾法會告訴你那個時刻，你應當把他們集合攏來，把守宮中各處

門戶。其餘你是知道的。

葛美池 是，主人。(走下。)

阿爾巴 錫爾法!

錫爾法 我在這裏。

阿爾巴 所有一切，我一向所器重你的，勇氣，決心，迅速的動作，今天都要表示出來。



錫爾法 我感謝你，給我一個機會，使我表示自己是個老人。

阿爾巴 貴族領袖，一到我這裏來的時候，立刻趕快前去，把哀格蒙特的秘書擒獲。其餘的人，凡是已經指定的，你已經準備一切，去拿住他們嗎？

錫爾法 完全在我們身上。他們的命運，依照計算好的時刻，會極正確的，極可怖的，和他們相會的。

阿爾巴 你認真察看了他們的行動嗎？

錫爾法 完全對哀格蒙特更是首先注意。他是唯一的人，自從你來了以後，還沒有改變他的態度。整天的從一個馬背，跳上另外一個，招待客人，坐在席上的時候，永遠是高興，並且喜歡談話的，賭博，射擊，並且每天晚上，祕密的去同愛人會晤。其餘的人，完全同他相反，他們的生活情形，實際上暫時停頓；他們都是深居簡出；從門外看起來，好像家裏有了病人一樣。

阿爾巴 因為這樣，所以更要迅速！不要等他們好了起來。

錫爾法 我推測他們。由你的命令，我們拿一種極優渥的禮貌，先把他們罩住。這個使他們苦痛，依政治的情形，他們有畏懼我們的思想，覺得最妥當的，還是避開。誰也不敢行動一步，他們猶疑，自



己不能連合起來；並且個人要有什麼膽大的動作，都被一班的精神，阻止他們。他們很想要除去這個疑心，可是只有永遠加增起來。我已經很快樂的看著，你全部的計畫，是成功了。

**阿爾巴** 我對於這些情形，也很欣慰，並且想到困難的地方，因為總是永遠還有什麼，要我們用心的，要我們憂慮的。幸運是有頑強的性質，常常會使普通的人，毫無價值的人，化爲貴族，對於計畫周密的事業，反拿一個極平常的結果，叫他失敗。你等一歇，到貴族們來了的時候，向葛美池發出命令，把街上把守起來。同時你自己快去，把哀格蒙特的祕書，和其餘的人，我已經指示你的一起擒獲。這個辦完，就回到這裏來，報告我的兒子，使他可以把這個消息，帶到會議的地方來。

**錫爾法** 我希望今天晚上還能夠見你一下。

**阿爾巴** （走到他兒子那邊，他在這個時候以前，一直在廊下立着。）

**錫爾法** 我自己不敢說出，但是我的希望，是在搖動。我恐怕，事情不能夠同他所想的一樣。我看見鬼神前的面前，他們冷靜的深思的樣子，坐在命運的天秤上面，一邊是貴族，一邊是千萬的人民，正在權衡輕重。指針慢慢的上下搖動；好像判斷的人，正在深思；到了最後，這面落了下去，那面

高了起來，現出命運的成見，事情是判明了。（走下。）

阿爾巴 （同芬爾地蘭走到前面。）你看見城裏是怎樣了？

芬爾地蘭 一切都是很安靜了。我騎在馬上，好像消磨時候的樣子，街上走來，街上走去。分布周密  
的軍隊，使得空氣緊張，他們都不敢立住談話。城中好像一個曠野一樣，風雨正從遠處襲來，除了  
飛奔躲避的而外，一點不見有禽獸的形跡。

阿爾巴 你此外沒有遇見什麼嗎？

芬爾地蘭 哀格蒙特帶了幾個隨從，騎馬來到市場；我們彼此交談；我稱讚他所騎的一匹新馬。  
『讓我們趕快把馬騎了回，我們立刻還要用他們呢！』他大聲對我說。他今天還要同我遇見，他  
說，你請他來，同你商議事情。

阿爾巴 他是還要看見你的。

芬爾地蘭 所有的武士當中，我在這裏所認識的，覺得止有他算最好了。看起來，我們以後，會成爲  
朋友的。

**阿爾巴** 你總是永遠太快，不肯稍爲慎重一點；我在你身上。永遠看見你母親的輕浮性質，這個把她自己無條件的送在我手中。表面的形式，常常把你很快的引到危險的路上。

**芬爾地蘭** 你的意思我覺得是容易順從的。

**阿爾巴** 我原諒你少年的熱血，輕易的同情，不注意的快樂。但是不要忘記，我派到這裏來，是擔任什麼工作，並且其中的那一部分，我是交給別人的。

**芬爾地蘭** 請你提醒我，不要一味的愛憐，要是你認爲必要的地方。

**阿爾巴** (稍停一歇之後) 我兒！

**芬爾地蘭** 父親！

**阿爾巴** 這兩個貴族立刻要來，奧能利因和哀格蒙特。我現在纔同你說明，有什麼事情發生，並不

是不信任的原故。他們兩個，不能離開這裏了。

**芬爾地蘭** 你想要怎想呢？

**阿爾巴** 已經決定，要把他們扣留——你驚駭了！你應當做的是什麼，你聽；這個原因，等到事情過

後，可以給你知道的。現在沒有時候，詳細說明。關於這個重大的秘密的情形，我願意單獨告訴你；一個天性的關係，使我們兩人嚴密結合；你是我所珍貴的，鍾愛的；我一切都要看你的身上。不單是要使你養成服從的習慣，並且我願意將表示的支配的，實行的感覺，移植在你身上；將一個偉大的部分，皇帝職務上所最不可少的，傳給與你；以及我所有最好的產業，你應當分得的，使你可以同你的弟兄們相見，不至於覺得慚愧。

**芬爾地蘭** 我什麼事情，不是全賴你的這個寵愛，這個你單獨向我表示，在全國的人都看見你戰慄的時候。

**阿爾巴** 現在你聽，應當做的事情。等到貴族他們進來的時候，立刻把宮中各處的門戶守住。關於這層，**葛美池**已經奉了命令。**錫爾法**迅速前去，把**哀格蒙特的**秘書，同其餘嫌疑最大的人，分別拿住。你指揮門口同天井內的衛兵，嚴重警戒。首先最要緊的，選出最可靠的人，守住隔壁屋內；然後在廊下候着，等到**錫爾法**回來；你從隨便什麼地方，拿一個不相干的文件走進，作為一種暗號，表示他的事情，已經辦好。再到前面的屋內守候，等到**奧能利**因走出；跟隨住他；我把**哀格蒙特**留在

這裏，好像還有話說的樣子。到走廊的盡處，叫奧能利因把劍取下，召集衛兵，迅速拿住這個危險的人；我在這裏拿住哀格蒙特。

芬爾地蘭 我遵從你，父親，這是第一次我覺得憂疑同恐懼呢。

阿爾巴 我應當原諒你；這是你生來第一個重要的日子。錫爾法走進。

錫爾法 一個信差從妥特威勃來。這是奧能利因的來信！他不來了。

阿爾巴 信差這樣說嗎？

錫爾法 不是，我心裏對我這樣說的。

阿爾巴 這是我的惡神在你身上說話。（你看了信之後，向他們兩人示意，他們同時退到走廊上面。只有他一個人留在台前。）他不來了！他一直等到最後的時候，纔肯宣布出來。他竟敢這樣，不來了嗎！這一次到又是聰明的推想，真有這樣聰明，不敢自恃聰明——時候快要到了！指針只差一點地位，一個重大的事情，還是做了，還是延宕；永遠無期的延宕，因為這個是萬不能回復的，現在還是不能判定。所有一切，我都早已詳細計畫，並且自己想過現在的事情，自己決定，應當怎樣

的做法；到了現在，立刻就要實行，我到自己不能遏止，覺得反對同贊成兩端，在我靈魂裏面，搖動起來。——還是應當，在他走出去的時候，把這個拘留起來嗎？——還是延遲一下，讓哀格蒙特同他的黨羽，同這許多的人，他們現在，或者只有今天還是，在我掌握中的，一起逃去嗎？你這個不受壓迫的人，到底也要爲命運所壓迫嗎？想了怎樣的久！準備得怎樣周密！計畫是怎樣的偉大，怎樣的完美！你的目的怎樣同希望相近？現在到了決定的時候，你是夾在兩個困難的中間；對於黑暗的將來，你好像要去握住一個鬮瓶；你所握住的，還並沒有打開，你不能知道，這個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他忽然很注意的樣子，好像一個人聽見什麼的時候，他走到窗前。）這是他來了！——哀格蒙特！你的馬把你這樣的輕易載了進來，不畏避血腥的氣味，也不畏避門前的鬼神，拿了明亮的刀劍，來迎接你的嗎？——下馬了！——這樣你是一隻腳踏到墳墓裏了！這是兩隻腳都進來了！——對的，撫摩他一下子，並且拍他背上，酬答他最後的勤勞。——我是不能有選擇了。像哀格蒙特現在來到一樣，他再不能如此盲目的落在我手中了！聽着！

芬爾地蘭 同錫爾法。（很快的走過。）

阿爾巴 你們照我的命令做去；我決不變更我的意思。無論怎樣，我把哀格蒙特留住，等到你從錫爾法那裏帶來消息，以後在近處候着。命運使你也失掉這個極大的功勞，不能夠親手擒獲皇帝的最大敵人。（向錫爾法說。）快去！（向芬爾地蘭說。）你出去接他罷！（阿爾巴一個人留住，經過一歇時候，沈默的往返行走。）哀格蒙特走上。

哀格蒙特 我來敬聽皇帝的命令，並且要知道，他對於我們忠實的人，永遠服從他的，有什麼任務的要求。

阿爾巴 在一切事情之先，他願意知道你的主張。

哀格蒙特 關於什麼事情？奧能利因也要來嗎？我推想他在這裏呢。

阿爾巴 我很悵然，剛剛在這個重要的時候，他沒有來。皇帝要知道你的主張，你的意見，怎樣可以使國內恢復和平。是的，他還希望，你能竭力共同工作，平定這個騷動，並且使各省完全的而且永久的回復秩序。

哀格蒙特 你應當比我更其知道，現在一切已經很是平靜，是的，在新的軍隊開來以前，沒有恐怖

和憂慮，激動一般的感情，那個時候，是更其平靜一點。

阿爾巴 你好像是要說，若果皇帝完全不要派我來到，向你問這個說話，纔是最適當的辦法。

哀格蒙特 請你原恕！皇帝是否應當派遣軍隊，是否他個人的威望，不能有更大的效力，這不是我可以來判斷的。軍隊是在這裏了，他沒有來。但是我們一定是非常的辜恩，非常的善忘，要是不能自己記着，我們對於攝政所應當感激的。我們公認！由於她的這樣聰明的，勝於勇敢的舉動，她拿了權力同人望，拿了辯才同手腕，使暴動的人，安靜下來，並且在幾個月中間，使世間人人驚異，將一個叛逆的人民，引回他們的義務上來。

阿爾巴 這個我並不否認。擾亂是已經平靜，並且人人好像是，已經退回到服從的範圍裏面。但是這不是由於各人的自由意志，暫時停止的嗎？誰去阻止他們再來破壞？那裏是禁遏他們的力量？誰替我們保證，他們以後，可以表示忠實同恭順嗎？我們所有的擔保，不過是他們的好意。

哀格蒙特 一個人民的好意，難道不是最確實的最貴重的保證嗎？皇帝還有什麼時候，自己更其覺得安全比上下一心的時候？對於內面同外面的敵人，都更其安全的嗎？



**阿爾巴** 我們不必自己欺騙自己，現在這裏的情形，是這樣嗎？

**哀格蒙特** 皇帝下一道大赦的詔書，使得人人安心；立刻可以看見，怎樣的忠誠，怎樣的愛戴，都同這個信任，重新恢復轉來了。

**阿爾巴** 使這種人，侵犯皇帝的尊嚴，宗教的神聖的，逍遙法外，在各處自在遊行！給別人現成的榜樣，說兇惡的罪犯，是沒有懲罰的。

**哀格蒙特** 一個無意識的過失，一個醉後的行爲，難道不應當迅速原恕，較勝於嚴酷的懲罰嗎？這樣不能使皇帝尤其安全嗎？天下後世，不是都要讚美，說他對於不幸的事情，侵犯他的尊嚴的，能夠忍耐，能夠寬容嗎？人家不是會看他同上帝一樣，因為他是過於尊貴，對於所有的瀆犯，不屑一計較的嗎？

**阿爾巴** 就是因為這樣，所以皇帝對於上帝同宗教的尊嚴，我們對於皇帝的威信，應當極力擁護。凡上面所容忍的，是我們的義務，替他報復。要是我說起來，決沒有犯罪的人，應當不受懲罰，逍遙自在的。

哀格蒙特 你相信，你可以完全達到他們嗎？人家不是每天聽見，這個恐怖，已經把他們從各處地方，驅到國外去嗎？最富的人，帶了他們的資財，自己，家族，朋友一齊逃去；窮的人，把他有用手足，帶到鄰國的地方。

阿爾巴 這個自然，要是沒有人去阻止他們。因為這樣，所以皇帝對於各貴族，對於各地方長官，要他們人人認真的討論，施行；不單是空說，事情是怎樣的，能夠變到怎樣，若是人家聽其自然，不加干涉。對於一個極大的禍患，冷眼旁觀，自己暗中懷抱希望，聽時勢的推移，想要捉住一個什麼機會，像在懺悔節的遊戲中間，拍掌歡呼，並且人家雖然好像在那裏做事，實在並不願意有什麼動作：這不是叫做，自己使人可疑，好像人家看見這個暴動，是很高興的樣子，人家沒有把他引起，但是極願意獎勵他的嗎？

哀格蒙特 （想要起立身來，自己鎮定一歇，繼續說。）各人的目的，不是都明顯的，有些目的，常常可以引起誤會。一個人必須徧聽各方面的意見：皇帝的目的，要拿一致的法，統治全國，確定宗教的尊嚴，使他的人民，大家安居樂業的，好像是更少一點，比之於要把他們無條件的壓

服，消滅他們舊有的權利，把他們的產業據爲己有，減少貴族寶貴的權利，這些貴族，就是因爲此等權利替他服務，把身體同生命，都貢獻與他的。人家說，宗教不過是一個美麗的帷幔，在這個後面，人家容易想出危險的計策。人民匍匐地下，膜拜神聖的偶像，獵者就在後面潛伏，想要制伏他們。

阿爾巴 我應該從你口中聽見這種話嗎？

哀格蒙特 這不是我的意見！不過是，有時這裏，有時那裏，從上等到下等的人，從聰明到愚蠢的人，都這樣說，很快的傳布開去。尼得蘭人深懼一個二重壓制，誰能替他們保證他們的自由呢？

阿爾巴 自由！一個很好的名詞，誰要是能真正了解他的。他們要的是什麼自由？什麼是最自由的自由？——做應做的事情——這個，皇帝決不來阻礙他們的。不！不！他們若是不損害自己和別人，他們就相信自己是沒有自由了。去統治這樣的人民，還不是爽快謝絕，到好得多嗎？外面有敵人壓迫的時候，他們毫不想着，只忙於最近地方的爭執，皇帝希望幫助他們，就自己意見紛歧，並且一致的投順他們的敵人。這樣是更好得多，限制他們，待他們同小孩一樣，同小孩一樣，他們可以

得到最大的利益。相信我，一個人，是不會長成的，是不會聰明的，一個人，永遠保持兒童狀態。  
 哀格蒙特 怎樣一個皇帝是不容易說得明白的！難道多數的人，不應當信賴多數的人，勝於一個人嗎？並且不是永遠這一個人，還有一個人左右的少數，對於人民，使他們主人的眼光繚亂。只有他們有這樣權利，可以成爲聰明的。

阿爾巴 或者剛剛這個緣故，因爲不讓他們自己這樣。

哀格蒙特 誰也沒有自己想要這樣的。人家儘管做罷，隨便人家願意，我對於你的問題，已經回答，並且再聲明一句：這個是不行的！這個決不能做到的！我知道我的同胞，他們都是男子，有價值的，頂天立地的人，各人都能卓然自立，一個小的帝王，堅定的，富於感情的，有能力的，忠實的，堅守着舊有的習慣，博得他們的信任，是極難的；可是極容易保持。強硬同堅定！他們是壓制人家，決不能受人壓制的。

阿爾巴 他在這個時候中間，已經幾次的左右回顧。（你所有這些說話，可以在皇帝的面前重述一遍嗎？）

哀格蒙特 那就是更壞一點，若是在他的面前，使我畏縮！那就是更好一點。對於他，對於他的人民，若是他使我加增勇氣，對我感覺信任，我還有許多的話，可以說的。

阿爾巴 凡是有用的話，我都可以聽的，同他一樣。

哀格蒙特 我要同他說：一個牧人，極容易驅動全羣的馴羊，牡牛可以無抵抗牽曳他的鋤犁；但是一匹良馬，你要騎他的時候，必須了解他的性情，你不可以有愚蠢的舉動，不可以向他有愚蠢的要求。因為如此，所以人民願意保存他們從來的憲法，由他們自己的同胞，統治他們，因為他們知道，人家可以怎樣領導他們，因為他們可以希望，統治的人，不至專顧自己的利益，並且對於他們的命運，感覺同情。

阿爾巴 難道攝政不應當有權，變更這個陳舊的憲章嗎？難道這個不應當恰是他最重要的特權嗎？世界上什麼是不變的？一個政治上的制度，應當獨能久存嗎？不應該在各種的關係上面，隨時勢之推移，自己變動嗎？並且就是因為這樣，一個陳舊的憲法，成爲千萬禍患的根原，不是因爲他不能包括現在人民的情況嗎？我恐怕，這個舊有的權利，所以是這樣可愛的，因爲他造成一個隱

匿的窟穴，在這個裏面，伶俐的，有力的人，在人民的陰影，在全體的陰影背後，可以自己掩蔽，或者可以暗中偷度過去。

**哀格蒙特** 這個任意的變更，這個最高權力的無限制干涉，不是一個徵兆，千萬人所不應當做的，一個人是要做嗎？他單是要使他自己自由，能夠滿足他所有的志願，實行他所有的思想。並且若是我們對他，一個好的聰明的皇帝，完全信賴，他可以說他的後嗣，也一定是好的嗎？沒有一個，毫無顧慮，毫無恩意的人，來統治嗎？那個時候，誰使我們避免高壓的行爲，若是他派來一個廷臣，一個同他最近的，對於國內的情形，同所有的需要，毫不了解，任意濫用權力，既沒有什麼阻力，更不負任何責任，還有什麼挽救方法呢？

**阿爾巴**（他這個時候，又在四面看了一下，）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一個皇帝要他們代爲統治，最願意委任他們，他們是最能了解，願意了解他的，無條件的執行他的意志的。

**哀格蒙特** 並且這也是一樣的自然，人民願意這樣的人統治，同他們一起生長，一同教育，對於是非善惡，有同一的觀念，他們可以認爲自己的弟兄的。

**阿爾巴** 但是貴族同他的這些弟兄們也非常不一致的。

**哀格蒙特** 這是幾百年以前的事情，現在本來可以毫無猜忌，彼此相安。但是若無端派些新的人來，再要想搜括人民，厚自封殖，對人家表示一個嚴酷的，膽大的無限的貪慾，就要再引起一個暴動，這個不會容易自己消滅的。

**阿爾巴** 你同我說的，是我所不應該聽見的；我也是外來的人。

**哀格蒙特** 我告訴你這個，就是表示，我不是指你說的。

**阿爾巴** 並且這樣，我也不願意聽你說的。皇帝拿了這個希望，派遣我來，以為我在這裏可以得到貴族的幫助。皇帝決定他的意志。他已經極精密的考慮，什麼是有益於人民的；不能再像以前的樣子，敷衍下去。皇帝的意思是，他們自己應當極力限制自己，有必要的時候，用強力造成他們的安寧，犧牲害羣的市民，使其餘的人，彼此相安，可以享受善良政治的幸福。這個是他的決心；這個要使各貴族了解，我奉有命令的；並且以他的名義，徵詢你的意見，這個應當「怎樣」做的。不是「什麼」；因為這是他已經決定的。

**哀格蒙特** 不幸你的說話，已經證實人民的恐怖，全國一致的恐怖！他是已經決心，沒有那個君主所應當這樣決心的。他要把他人民的力量，他們的感情，這個觀念，他們自己所有的，設法軟化，壓服，破壞，使他們可以便於統治。他要把他們特性的精髓毀滅；固然是這個目的，要使他們加增幸福。他要把他們消滅，使他們再變成什麼，一個另外的什麼。哦，若果他的目的確是好的，這樣也是把他誤用了！人家並不是同皇帝反對，不過是要輔助他的主張，他已經誤入迷途，投足於不幸的路上。

**阿爾巴** 像你這樣意見，我們要想彼此一致，終是徒勞無功的。你渺視皇帝，輕蔑他的主張，你好像疑心，並沒有一切經過詳細的考慮，證明，衡量。我沒有這樣的任務，將所有贊成同反對，重述一過。我對於人民，要求服從——並且對於你們，你們最高的，最尊貴的，在市民的當中，要求這個無條件的義務，意見和行爲。

**哀格蒙特** 要求我們的頭顱，這個到是可以立刻就辦到的。還是屈負在這個壓制下面，還是應當自己完全犧牲，一個高尚的靈魂，覺得完全一樣。我已經白說了這許多的話；我把空氣震盪了，此



外一點沒有什麼效力。

芬爾地蘭走上。

芬爾地蘭 原恕我，打斷你們的談話！這裏有一封信，送信人等着要回信的。

阿爾巴 恕我，讓我看，裏面是什麼事情。（他走到旁邊。）

芬爾地蘭 （向哀格蒙特說。）你的隨從帶來迎接你的，真是一匹好馬。

哀格蒙特 這到還不是最壞的。我已經有了他好些時候了；我想把他去掉。你要是喜歡他，或者我們可以做成這個交易。

芬爾地蘭 好的，我們再商量罷。

阿爾巴 （示意他的兒子，他退到後面。）

哀格蒙特 再見罷！讓我退去；因爲，天呀！我不知道再有什麼說了。

阿爾巴 幸而這個機會，把你阻止，沒有將你的思想，再洩露些出來。不知不覺之中，你把你心上的摺痕展開，並且將自己嚴重的告發，遠過於一個反對的人，所能夠做到的。

**哀格蒙特** 這個非難不能使我動心；我自己明白自己，並且知道，我是怎樣忠於皇帝的：遠勝於許多的人，借他的職務，來謀自己的利益。我很不願意在這個爭論中間離開，沒有看見一個歸宿，只有希冀主人的職務，國家的福利可以使我們很快的聯合一致。別的貴族，今天缺席的，來到的時候，或者可以再繼續這個討論，今天好像是不可能的。拿了這個希望，我告退了。

**阿爾巴**（立刻給他兒子，芬爾地蘭，一個信號。）站住，**哀格蒙特**——你的劍！——（中門自己打開：看見走廊裏衛兵密布，都立定在那裏。）

**哀格蒙特**（他吃驚的立在那裏，一歇沒有開口。）原來是這個目的嗎？因為這個你把我召來的嗎？（握住劍柄，好像他要自衛的樣子。）難道我是沒有武器的嗎？

**阿爾巴** 皇帝有命令，你是我的罪囚了（立刻從兩面有武裝兵士走上。）

**哀格蒙特**（稍靜一歇之後。）皇帝嗎？——**奧能利因**！**奧能利因**（稍停一會，交出他的劍來。）把他拿去罷！他向來擁護皇帝的利益，比之保衛這個身體的時候，更多得多呢。（他從中間門內走下；武裝兵士，原來在屋內的，隨他同下；**阿爾巴**的兒子，也在中間。**阿爾巴**仍舊站在那裏幕下。）

## 第五幕 街中 黃昏的時候

克奈爾。布拉鏗保。市民。

布拉鏗保 愛人，看上帝的面，你這是幹什麼呢？

克奈爾 同我來，布拉鏗保！你是不知道人心，我們一定把他救出的。因為他們對於他的摯愛，還有什麼可以相比？各人心中，我可以發誓的，都有這個熱烈的慾望，要把他救出，使一個貴重的生命，免除危險，並且使最自由的人，恢復他的自由。來罷！所少的只有一個呼聲，把他們召集攏來，在他們的靈魂當中，他們對他感激的心思，還是很鮮明的；並且他們知道，只有他堅強的腕力，可以把他們救出危難。爲他，並且爲他們自己，他們一定什麼都可以冒險的。並且我們還有什麼冒險？至多我們的生命，這個，若是他死去，還有什麼保存的價值呢。

布拉鏗保 不幸的人！你不看見這個力量，拿禮法的防維，把我們束縛住的。

克奈爾 你好像是說不明白的。讓我們不要儘管無益的爭論。這裏有些老成的，正當的，真實的人

來了！聽朋友！鄉鄰，聽呀！——你說，哀格蒙特是怎樣了？

木匠 這個孩子要什麼呢？叫她不要響罷。

克奈爾 走近一點，讓我們細細討論，等到我們彼此一心，力量增加起來。我們一刻也不能耽誤了！這個萬惡的暴君，敢把他擒住的，已經拔出刀來，要把他謀殺了。哦，朋友！黑夜一步一步前進，我的憂慮隨他增長。我慮的就是今天夜裏來罷！我們自己要自己分開，迅速的奔向各處地方，把市民都喊了出來。各人拿着他舊有的武器。我們在市場上集合攏來，並且我們大隊的威勢，可以使得人人自己向前。敵人看見自己被我們的多數包圍，淹沒，壓倒。區區的幾個衛兵，還能有什麼抵抗力嗎？他在我們的中間回轉，看見自己恢復自由，也可以感謝我們一下，我們，向來受過他無窮恩惠的。他或者——一定的，他又可以看見自由的天空當中，太陽升起來了。

木匠 你是怎樣的，孩子？

克奈爾 你會誤解我的說話嗎？我在說伯爵的事情！我說的是哀格蒙特。

野特爾 不要提這個名字！這是要犯死罪的。

克奈爾 不要提這個名字！怎樣？這個名字提不得嗎？凡是有什麼事情，誰不提起他呢？什麼地方，沒有這個名字寫着？在這個星光下面，我常常看見他的幾個字母，煌然並立。提不得嗎？這個是什麼意思？朋友！好的，真實的鄉鄰；你們在夢中呢？快自己醒醒罷。不要這樣茫然的憂慮的樣子，朝我望着！不要很膽小的望着這邊，望着那邊。我不過喚起你們，各人心中所想望的。我的聲音，不是你們心裏自己的聲音嗎？在這個恐怖的夜間，一個人在安寢以前，誰不俯伏地上，虔誠的代他禱告嗎？你們各人彼此問問！各人問問自己！誰不贊成我說：『哀格蒙特的自由，或者死去！』

野特爾 上帝保護我們！這真是一個不幸的事情。

克奈爾 停住！停住！不要聽見他的名字，逃避開去，這個名字，你們平常這樣踴躍歡迎的！——若是接到他來到消息，若是聽見說：『哀格蒙特來了！他從鏡特回來了！』他所必須經過的地方，街上的居民，人人歡欣鼓舞。並且一聽見他馬蹄的聲音，各人拋棄他自己的工作，在擁擠的觀衆面上，從窗內露出的，覺得一道快樂同希望的目光，由他那裏射來，好像太陽的光線一樣。那個時候，你們在門檻上面，把你們的兒女高舉起來，指着對他們說：『看，這就是哀格蒙特，這個偉人來了！』

他就是這個人！他就是這個人，靠他身上，你們將來，有一天，還可以看見更好的日子，勝過你們的祖先所身歷的。』不要讓你們的兒女來問你們：『他到那裏去了？你從前所說的時候，到那裏去了？』——我們這樣空談，是白費時候，真對他不住了。

梭伊斯特 你自己應該慚愧，布拉鏗保！不該由她這樣阻住這個不幸的事情！

布拉鏗保 親愛的克奈爾！我要去了！母親要說什麼呢？或者——

克奈爾 你以為我是一個孩子，還是一個瘋狂的人嗎？能夠有什麼或者關於這個可怕的事實消

息，你不能使我一點沒有希望就走開的。——你們應當聽我，並且你們會聽我的；因為我看得出，你們都是驚駭過甚，在你們的胸中，不能尋得你們自己。讓你們的眼光，由現在的危險，轉到過去上面，這個最近的過去。把你們的思想，轉到將來。你們還能活着嗎？若是他從此消滅，你們還要活着嗎？自由的最後生機，隨着他的呼吸，一同長逝。他是你們的什麼？他自己投身於最大的危險，是為誰呢？他傷痕的破裂同平復，都是單為你們。這個偉大的靈魂，涵蓋一切的，緊閉在一個小的獄舍中間，充滿謀害的恐懼。他或者也在想着你們，也在對你們希望，他向來只有幫助人家，只有成

就人家的。

木匠 朋友，走罷。

克奈爾 我沒有腕力，沒有筋骨，像你們的樣子；但是我恰好有你們所最缺乏的，勇氣和不避危險的精神。你們可以把我的呼吸燃着起來！我可以拿胸中的熱力，使你們溫暖，使你們活潑！快來！我也在你們的中間，一同前去！——好像一個招展的軍旗，毫無武器，把一個英勇的軍隊領上戰場一樣，我的精神，也在你們的頭上回翔，我的愛力同勇氣，應當把這個搖動的分裂的人民，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可怖的軍隊。

野特爾 把她領開去罷，她使我傷心。（市民下。）

布拉鏗保 克奈爾！你不看見，我們在那裏嗎？

克奈爾 那裏在自由的天空下面，這個天空，在他走來的時候，常常好像這樣光明燦爛的罩在這裏的。從這個窗裏望去，我看見他們，四五個頭擠在一起，向這個門口注視，點頭，若是他看着他們的時候，哦，我這樣愛他們，同他們的敬他一樣！他要是一個暴君，他們總是永遠要避去他的。但是

他們愛他！——哦，你們的手，你們拿來舉起帽子的，難道不能握住武器嗎？——布拉鏗保，並且我們呢？——我們還責備人家嗎？這個臂膀，這樣常常抱住他的，他們又何嘗替他出力呢？——世間是這樣充滿奸狡的人——你知道大小的路徑，你知道這個故宮的地方。這是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你替我想出一個方法。

布拉鏗保 等我們回到屋裏的時候！

克奈爾 好的。

布拉鏗保 那邊在轉角上，我看見阿爾巴的衛兵。讓這個理解的聲音，達到你的心中。你以為我是怯懦嗎？你不相信，我肯為你犧牲生命嗎？這點我們兩個都是傻子，我同你是一樣的。你不看見這是不可能的嗎？要是你自能夠覺着！你是忘記你自己了。

克奈爾 忘記我自己！豈有此理！布拉鏗保，你們才忘記你們才忘記你們自己呢，他來的時候，你們在那裏狂呼歡迎，當他一個英雄，叫他朋友，叫他保護人，叫他唯一的希望，高唱他的萬歲；那個時候，我站在我的房內角上，把窗戶打開一半，自己掩蔽着向外偷看，我的心裏跳得比你們大家都



更高一點，現在他仍舊是跳得比你們大家都更高一點！因為是有急難，你們就自己藏匿起來，把他拋棄，並且毫不覺得他死去的時候，你們也都完了。

布拉鏗保 回到屋裏去罷。

克奈爾 回屋裏去嗎？

布拉鏗保 你自己想想！你看你的周圍！這是在街上，這裏你只有禮拜日才走過的，從這裏你很莊重的向教堂去，我要是拿一句友誼的問候的說話，走到你的身邊，你就要責備我越禮的。你站在這裏，高聲談話，在千人百眼之下，公開的行動；你想想看，愛人！這到底有什麼用處呢？

克奈爾 回屋裏去罷！我自己明白了。來，布拉鏗保，回屋裏去罷！你知道，我的家在那裏呢？（下。）

獄內有燈光照着，地上一副臥具。

哀格蒙特（獨自一人）老友！永遠忠實的睡眠，你也同別的朋友一樣，把我丟掉了嗎？怎樣溫和的，你降落在我自由的頭上，好像一個愛情的美麗花冠，掩護我的睡眠！在鎗林彈雨的中間，在人生的波濤上面，好像一個熟睡的小兒，我呼吸從容的，靜臥在你的懷抱中間。狂風暴雨在樹林中

怒號的時候，枝葉的震動，彼此相擊，但是內心的精髓，總是一竟泰然的。現在什麼使你戰慄？什麼使這個堅定的真實的感覺動搖？我覺得這是兇器的聲音。在那裏蠶食我的精魂。我還很好的立在這裏，已經有一個內心的恐怖，在我身上經過。是的，這些毀壞的力量，把堅固的很高的樹身，就要砍倒下來，在他的木質沒有腐朽以前，使他枝葉零落，生氣消滅。

爲什麼現在，你對重大的憂慮，常常當做水泡一樣，從頭上拋擲去的，爲什麼不能把這個復仇的思想拋却，讓他拿了千倍的力量，在你胸中往返不停呢？自從幾時以來，你這樣怕與死神相見？看他的各種幻形，同世間別的形像一樣，你生平所丟掉的。——這個並不是他，這個迅速的仇人，這個健全的胸中，所渴望遇見，並且同他角力的；這是這個牢獄，墳墓的範本，英雄同懦夫，所一樣厭惡的。在一個貴族的政治會議上面，極容易解決的問題，拿了重復的說話，反復討論，使我坐在椅子上面，已經覺得難受，並且晦暗的高牆中間，遮蔽的走廊，使我感受壓迫。這個時候，我尋着一個機會，立刻走出，拿一個極深呼吸，立刻跳上馬背。走到空曠的地方，我們所覺得快意的！走到田野中間，在那裏地上充滿自然最近的恩惠，天上有星辰的護佑，在我們頭上環繞；在那裏我們好像

地上的巨人一樣，經我們母親的撫摩，立刻升高起來；在那裏我們所有的血管中間，都感覺人類的天性，人類的欲望；在那裏，願望，努力，勝利，堅定，他腕力的應用，占領，征服，都從青年獵人的靈魂當中，逐一表現；在那裏，軍人對於世間一切，將他生來的權利，任意施行，以可怖的自由，運用人類的腕力，像一個冰雹的降落，經過牧場，田野，森林，摧毀一切，毫不知有什麼界域的。

你不過是幻像，幸運的回憶，夢境，這個我一向所有的；這個命運，現在把你引到什麼地方來了？你還拒絕，在光天化日之下，同向不畏避的死神。迅速相遇，拿子孫的模範，留為墓上的點綴嗎？從這個石頭裏出來的氣息，使我難受！生命已經殭硬；這個臥榻，就好像墳墓一樣，令人舉足不前——哦，憂慮！憂慮！把這些你在謀害還未着手以前，先感覺的，快點丟開！——從幾時起，哀格蒙特是如此孤立，在這個世界上完全孤立的？是這個疑心，並非命運，使你失去情感。難道皇帝的公正，你生平所信賴的，攝政的友誼，差不多達於愛情程度的，（這個你可以同自己說的，）他們都像燦爛的電光一樣，忽然消滅，把你單獨留在黑暗的途中嗎？奧能利因不會率領你的友人，有什麼勇敢的舉動嗎？這些人民，不會自己集合起來，拿了逐漸增加的力量，把他從前的友人救出來嗎？

哦，高的牆壁，把我同你們隔離的，絕不能阻止這許多渴望的精神；並且以前怎樣的勇氣，從我的眼中灌注給他們的，現在從他們的心中，又向我這裏回來。哦，是的，有千萬的人都感動了。他們來了！來幫助我了！他們虔誠的禱告，已經上達天庭，祈求一個神靈的顯應。天上沒有一個天使下來，救援我的危難，我看見他們自己握住武器。大門衝開了，鐵柵打破了，圍牆被他們的手都推倒了，自由在燦爛的晨光中間，上升起來，同哀格蒙特相遇了。怎樣許多認識的面孔，對他表示熱烈的歡迎！克奈爾勳，你若是一個男兒，我一定在這裏首先看見你的，並且感謝你，一個帝王所不容易感的自由。

克奈爾的家中。  
克奈爾從房內出來，一手執燈，一手執玻璃杯，中盛清水；她把玻璃杯放在棹上，自己走到窗前。

布拉鏗保嗎？這是你嗎？我聽見什麼呢？還沒有人來嗎？是沒有人來！讓我把燈放在窗盤上面，使他看見，我還等着，我還在等他來。他答應給我的消息。消息？可怖的確信！——哀格蒙特的判決！——什麼法庭可以傳訊他的？並且他們把他定罪了！皇帝定他的罪嗎？還是公爵嗎？攝政自己退避！奧

能利因坐誤事機還有他所有的朋友！——這就是這個世界嗎？我聽見許多無定見的不可信的說話，實在毫無感覺的嗎？這就是這個世界嗎？——誰有這樣的狠毒，同這個忠實的人，結下冤仇？難道惡人竟有這樣的力量。把一般的認識，很快的推翻嗎？但是事情竟是這樣——竟是這樣了！——哦，哀格蒙特，我在上帝同人類的面前，都要確實擁護你的，同在我的懷中一樣！我是你的什麼呢？你已經叫我是你的了，我把我的全部生命，歸附在你的生命裏面。——現在我是怎樣的？我白白的伸手出去，想要握住這個繩索，他把你縛住的。你困頓獄中，我却依然自由！——這裏是我門上的鑰匙。依我自由的意志，我可以隨時出入，但是我對於你絲毫沒有用處！——哦，把我束縛起來，使我可以不必失望；把我投在極深的牢獄中間，讓我將頭在牆上觸着，哭泣的要求自由，並且像在外面的時候，想幫助他的樣子，夢見怎樣替他盡力。——現在我是自由的！從這個自由上面，就使我感覺毫無能力的苦痛，我自己知道，一絲一毫，都不能幫助他的。嗚，可憐，你生存中的一小部分，你的克奈爾勳，同你一樣的幽囚，離散，只有最後的力量，同死神相抗拒。——我聽見行走的聲音——布拉鏗保——這是他了！——可憐的，好心的人，你的命運，總永遠是一樣的；你的愛

人，替你開放這個夜中的門戶，嘎，是爲怎樣一個不幸的會合呢！  
布拉鏗保走上。

克奈爾 你這樣失色的戰慄的跑來，布拉鏗保！有什麼事情嗎？

布拉鏗保 我繞了遠路，冒了危險，跑來看你。大街下都已經戒嚴了，我是轉灣抹角偷到你這裏來。

克奈爾 告訴我，事情是怎樣了。

布拉鏗保 （這個時候，他自己坐下。）嘎，克奈爾，讓我哭罷。我是不愛他的。他是一個富豪，並且把窮人唯一的羔羊，引到更好的草地上去。我從來沒有咀罵過他，上帝生得我這樣誠實並且溫和的。在痛苦的當中，我的生命，在我的前面流出，我每天總希望速死。

克奈爾 忘記這個，布拉鏗保！忘記你自己。同我說他的事情。這是真的嗎？他是判決了嗎？

布拉鏗保 他是這樣了，我確實知道的。

克奈爾 可是他還活着嗎？

布拉鏗保 是的，他還活着。

克奈爾 你怎樣能夠保證呢？——暴君在深夜當中就可以把他謀害！他的流血，避掉衆人的耳目。

這些麻木的人民，正憂慮的睡在牀上，夢見他的脫險，夢見他們有心無力的志願，居然實現，同時，很不願意的在我們上面，他的精靈，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他是去了！——不要騙我！不要騙你自己了！

**布拉鏗保** 不，確實的，他是活着——並且可悲啊！**西班牙人**對於人民，他想要完全踏在腳下的，已經準備一個可怖的表示，要極有力量的，把所有的人心，這些力爭自由的，永遠壓服。

**克奈爾** 繼續下去，並且把我死刑的判決也說出來罷！我已經一步一步走近樂園，從這個和平境界出來的安慰，已經在我左右飄盪了。說罷。

**布拉鏗保** 我從這些警衛身上，可以覺得，從他們的說話當中，這裏一點，那裏一點，可以聽出，在市場上有一個可怖的預備，正在祕密中進行。我從小徑，從熟悉的道路，走到我親戚的家中，從一個後窗裏面，望到市場上去——**西班牙的兵士**，手執火把，在一個極大的圓周上面，來往遊行。我把我沒有習慣的目光，凝聚起來，從夜色當中，現出一個黑色的刑台，極大的，極高的；可怕的样子，立在我的眼前。四圍有許多的人，正在匆忙的工作，將白色的還看得清楚的木架，拿黑布來遮蓋。最

後他們把扶梯也用黑布蓋住，這點我看得很明白的。他們好像是在預備一個極悲慘犧牲的儀式。一個白色的十字架，這個在黑夜中間，像銀光的閃爍，很高的立在旁邊。我一看，再看，覺得這個可怖的確實事情，永遠益加確實起來。火把還在這裏那裏的搖動；忽然一齊低暗，完全熄滅。頃刻之間，萬惡的黑夜，回復他的本來面目。

克奈爾 不要響了，布拉鏗保！現在不要開口！讓這個地獄的影像，印在我的靈魂上面。這個幻影是已經消滅，你可愛的夜神，把你的黑衣，借給地球，他已經沸騰了；他再不能忍受這個可厭的重量，慘烈的舉起他極深的裂痕，把這個行刑台吞沒下去了。並且在那邊上帝派來一個天使，特來表示他的忿怒的，由他神聖的接觸，一切的阻隔，束縛，自然消滅，他拿溫和的神光，照住他的友人，從黑夜中領他向安適的沈靜的自由世界。並且在這個黑暗中間，我也要祕密的由我的道路，向前同他相遇。

布拉鏗保（拉住她。）我的孩子，到那裏去？你要做什麼呢？

克奈爾 輕點，愛人，不要把人家驚醒！我們不要把我們自己驚醒！你認得這個瓶子嗎，布拉鏗保？我



玩笑的從你那裏拿來，你常常拿尋死來嚇人的時候——現在，我的朋友——

布拉鏗保 天呀，千萬不要——

克奈爾 你沒法阻止的。死是我的本分，並且我有這樣安適的迅速的死法，這個是你自己預備好的。——在這個一刻，我把這黑暗的門戶開放，從裏面是沒有歸路的，我可以拿這個握手，同你說的。——我一向是怎樣非常的愛你，怎樣非常的替你悲傷。我的哥哥早年死去；我選着你補充他的地位。你心裏反對這層，使你自己煩悶，使我煩悶，永遠熱烈的，更其熱烈的要求，什麼你是沒有分的。原恕我，並且自己保重！讓我叫你一聲哥哥！這是一個名字，裏面包含許多名字的。拿真心來受取這個最後的鮮花，這個臨別的紀念——受我這個一吻——死神把一切都要聯合的，布拉鏗保，所以我們也是這樣。

布拉鏗保 這樣讓我同你一起死罷！分開來！分開來！這點儘夠消滅兩個生命的。

克奈爾 慢點！你應當活着的，你可以活着的幫助我的母親，她沒有你，定要困苦死的，好好的看顧她，同我生前一樣；一起的住着，一同的哭我。哭我們的祖國，同他，只有他可以救我們的國家的。現

在這一代，脫不了這個悲痛；復仇的怒氣，決不能自己消滅。你們可憐的人，還得活着，度這樣的光陰，這已經不能算是什麼光陰的。今天這個世界忽然站住，他軌道的運轉，停止進行，並且我的脈息，也只有極少的時候了。再會罷！

布拉鏗保 哦，同我們一起活着罷，我們都單是爲你生存的。你自己死去，就是使我們死去，活着並且忍耐。我們可以永不分離的，立在你的左右，並且愛情應當永遠很注意的在她溫暖的懷抱中間，替你預備最優美的安慰。來做我們的人！我們的我不敢說，我的。

克奈爾 輕點，布拉鏗保！你不覺得你所觸動的是什麼呢。在你覺得有希望的地方，在我是完全失望。

布拉鏗保 同活着的人分擔這個希望！在懸崖的邊上，略停一歇，擡頭起來，再向我們回顧一下。

克奈爾 我已經戰勝了，不要叫我再回轉來奮鬥罷。

布拉鏗保 你現在是沈迷了；掩蔽在黑夜的中間，你向深處尋去。並不是所有的光明均已消滅，還

有許多的白天——

克奈爾 可惡！替你可悲！可悲！你自己慘酷的把這個帳幕在我眼前揭開來了。是的，他要變爲灰色了，這個白天！徒然的將所有的雲霧，一齊聚集攏來，仍舊不能自主的變爲灰色。市民極恐怖，的從他的窗內望去，夜色還留下深黑的碎片；他看見，在光線當中，露出這個淒慘的刑場來了。污辱的聖像，回轉他求乞的目光，望着天上。太陽不敢上升，他不願意指示這個時候，他應當就刑的。時針遲遲的向他的路上前進，一個鐘點，隨着另一個過去。停住！停住！現在是時候了！晨光要把我從墓中驅出了。（她走到窗前，好像回顧的樣子，祕密的服毒。）

布拉鏗保 克奈爾！克奈爾！

克奈爾 （走到掉邊，將杯中的水喝下。）這裏是永久的安靜！我不引你同我去了。隨你怎樣做去，我們再見！輕輕的把燈吹滅，不要耽延，我是去安睡了。緩緩的自己走出，隨手把門帶上，輕點！不要驚醒我的母親！去罷！快點避開！快點避開，若是不願意叫人家把你當做害我的兇手。

布拉鏗保 她最後一次把我拋棄了，永遠是這樣的。她讓我立在這裏，剩我自己一人；使我覺得或死或生，都是一樣可厭。——一個人去死嗎！——哭罷，你們愛着的人！比我再困苦的命運，是沒有

了！她分給我的毒藥，又使我離開！從她身邊離開！她引我前進，又把我擲回到生命的中間！哦，哀格蒙特，你的命運，是怎樣可以羨慕的！她先去了，她手中勝利的花冠，是你的了，她帶了全體的天使，來迎你了！——我應當跟上去嗎？再去立在旁邊嗎？將這個不可消滅的姍姍，又帶到那裏去嗎？——在地球上我是再沒有什麼留戀，地獄同天堂，都是給我一樣的痛苦。哦，一切消滅的神力，在一個不幸的人，是怎樣歡迎的啊！布拉鏗保走下；台上保持原有狀態，經過一歇時候。一陣音樂，表示克奈爾的死去的，緩緩開始；這個燈火，布拉鏗保所忘記吹滅的，自己亮了幾下，然後熄滅。台上的佈景，變為獄中。

哀格蒙特在榻上睡着。門上聽見鑰匙的響聲，有人開門。僕從手執火炬進來；阿爾巴的兒子，芬爾和錫爾法帶着武裝兵士，跟在後面。哀格蒙特從睡中驚起。

哀格蒙特 你們是什麼人，無情的把睡眠從我眼中驚走？你們傲慢的，不定的眼光，向我表示什麼？為什麼這個可怖的行列？你們拿一個什麼惡夢，要來欺騙半醒的靈魂嗎？

錫爾法 公爵派我們來，向你宣布你的判決。

哀格蒙特 你們也帶了行刑的人，來執行這個嗎？

錫爾法 接着這個，你就可以知道，什麼是在等着你的。

哀格蒙特 這樣於你們和你們卑劣的舉動，是適宜的。在夜裏計畫，並且在夜裏實行。這樣使冤獄的罪惡，可以自己隱蔽！——膽大點走出來罷，不要將刀劍藏着，握住在外套下面：這裏是我的頭，最自由的一個，凡是暴君可以從人家身上取下來的。

錫爾法 你錯誤了！凡是正當的法律所決定的，決不能避去白日的光線。

哀格蒙特 這樣狂暴已經超越一切的理解同思想了。

錫爾法 （從旁邊立着的人手中，取過判決書宣讀。）『以皇帝的名義和特權，由陛下所賦與的權力，審判他全體的臣民，不論何種身分，金鷄勳章的武士，包含在內，我們宣布——』

哀格蒙特 皇帝能夠予人這個權力嗎？

錫爾法 『我們宣布，依照法律上嚴密的審察，你，哀格蒙特伯爵，葛爾親王海利，犯大逆之罪，特爲判決如下：明日早晨，把你從獄內引到市場，在衆人面前，用劍刺死，以爲一切叛逆的警戒。年，月，日

發於不魯捨爾，』（年份及月日，極輕的讀過，觀衆不能聽出。）『芬爾地蘭，阿爾巴公爵，十二法宮的主席。』你現在知道你的命運；你只有很少的時候，可以自己清理家事，並且同親友告別了。

（錫爾法帶領隨從走下。只有芬爾地蘭同兩個火炬留着；台上只有微光照住。）

哀格蒙特

（在這些時候，他自己沈思，寂然無聲的立着，聽見錫爾法走出，並不回顧。他以為只剩下他自己一人，擡起頭來，看見阿爾巴的兒子。）你還立在這裏看嗎？你要站立眼前，使我的驚駭，我的憎惡，更其增加嗎？使還要向你父親報告歡迎的消息，說我毫無人格的失望嗎？去罷！同他說，同他說。他沒有欺騙我，也沒有欺騙世間。人家對他，著名可怕的人，最初只有背後輕輕的議論，以後慢慢的變爲高聲起來，等到他一倒下來的时候，立刻就有千萬的聲音，對他當面喊着：並不是爲國家的福利，並不是爲皇帝的尊嚴，並不是爲各省的和平，使他來到這裏的。爲他自己起見，他要引起戰爭，在戰爭中間，可以成爲一個戰事的首領。他故意惹出這個可怖的擾亂，使人家覺得他的需要。並且我落在他的手中，他卑劣怨恨同細微妬嫉的一個犧牲。是的，我知道，並且我敢說，一個將死的人，一個受了致命傷害的人，可以這樣說：這個自負的人，對我羨妬；他早已想着，早已

計畫要把我除去的。

從前的時候，已經這樣，我們還是少年的人，一同賭博，看見一堆一堆的金錢，從他那邊流到我這邊來，他憤怒的立着，裝出坦然的樣子，他心中充滿強烈的怨恨，恨我的幸運，尤過於他自己的損失。並且我還記得那個閃爍的眼光，狠毒的面色，有一次我們在幾千人的公宴席上，彼此較鎗的時候，他要求我，要我們兩人代表兩方的國民，西班牙人同尼得蘭人，賭賽幸運。我贏了他；他的子彈錯誤，我的打中；我這方面發出一個歡呼的聲音，使得空氣震動。我現在着了他的子彈了。同他說，我算是明白了，我算認識他了，一切勝利的紀念碑，凡卑劣的精神在暗中立起來的，世間都要輕蔑的。還有你！若是兒子所能够的，受你父親品行的薰染，慢慢也會習慣於可恥的行爲，現在你自己覺得是可恥的，到那個時候，也會極願意的，一心崇拜起來。

爾芬地蘭 我聽着你，沒有打斷你的說話。你的責備，好像極重的棍棒，打在鐵盔上面，我覺得震動，但是我有防禦的。你打着我，你不能使我受傷；我所覺得的，只有這個苦痛，這個是使我心胸摧裂的。可憐！可憐！我是爲這一刻時候，生長起來，要叫我來看這樣的景象！

哀格蒙特 你放出悲聲來嗎？什麼使你感觸，什麼使你可悲？這是一個過後的悔恨，因為你對於卑劣的陰謀，助了一臂之力嗎？你是這樣年輕，並且有一個愉快的相貌。你對於我是這樣的信任，這樣親切。我只要看見你的時候，我覺得同你父親的嫌怨，完全消釋。並且就是由於這樣的假裝，比他裝得更好的，你引我進入網內。你是一個不祥的人！誰要是信任你，他就要遇着自己的危難；但是誰又會害怕這個危難，不肯信任你呢？去罷！去罷！不要費掉我這個極少的光陰！讓我把自己的精神集中起來，將這個世界，並且第一個，將你忘却。

芬爾地蘭 我應當同你說什麼呢？我站在這裏，向你望着，我看不見你，並且我不能覺着我的自身。我應當求你原恕嗎？我應當向你證明，我自始至終。知道父親的目的，我的行事，不過是強迫的毫無生氣的機械，爲他意志所操縱的嗎？無論你對我是什麼意思，還有什麼可怕呢？你是失敗了；我不幸的人，只有站在這裏，向你說明，替你悲傷。

哀格蒙特 什麼特別的聲音，一個怎樣意外的安慰，在我向墳墓前去的路上，會來和我遇見嗎？我的第一個，差不多唯一仇人的兒子，你向我表示同情，你不是在我的兇手當中嗎？說，講明！我應



當把你當什麼人呢？

芬爾地蘭 慘酷的父親啊！是的，在這個命上面，我知道你了。你曉得我的心，我的感覺，你常常數說，這是由於多情母親的遺傳。你想立刻把我改造，才派我到這裏來的。看見這個人在墳墓的口邊，在一個虐殺的權力手中，你強迫我，使我感覺極深的苦痛，使我對於一切的命運，完全麻木，使我無論遇見什麼事情發生，可以毫無感覺。

哀格蒙特 你使我喫驚了！自己鎮定一點！站起來，像一個男人的樣子講話。

芬爾地蘭 哦，我要是一個婦人！要是人家可以對我說：你覺得什麼呢？你懂得什麼呢？告訴我一個極大的可怖的禍患，使我做一個危險事情的證人，我都可以謝你，我都可以說：這是不相干的。

哀格蒙特 你忘記你自己了。你是在什麼地方？

芬爾地蘭 讓這個感情狂怒，讓我盡量的悲泣。我心裏全部都在破裂開來的時候，我不願意裝作鎮定的。我應當看見你在這裏嗎？——你？——這是非常可痛的！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並且你應當明白嗎？哀格蒙特！哀格蒙特！（這個時候，他抱住他的頭。）

哀格蒙特 你同我揭穿這個秘密。

芬爾地蘭 沒有什麼秘密。

哀格蒙特 一個陌路人的命運，怎樣如此使你感動呢？

芬爾地蘭 並非陌路人！你同我不能算是陌路人的！你的名字，自從我極早的幼年時候，就像天上的星宿一樣，對我照着。我怎樣時時的聽見你，時時的問起你！幼時所希望的，就是青年，青年的就是成人。這樣我在我的前面走去；永遠前面，並且我毫無妬意的向你望着，隨你的脚步，一直向前走去。現在到了最後，我可以希望見你，並且真見你了，並且我的心飛奔出來，同你相遇。我現在從新決定選擇着你，因為我看見你了。現在我剛剛希望同你相處，同你共同生活，對你了解，對你——這些現在是一切完全消滅，並且我看見你在這裏了！

哀格蒙特 我的朋友，若是這個能夠於你有益，我可確實同你說的，在最初的一面，我的感覺，就同你相會合的。你聽我說。讓我們很安靜的講幾句說話。告訴我：這是你父親嚴厲的真實的意思，要把我處死嗎？

芬爾地蘭 他是這樣的。

哀格蒙特 這個判決，不是一個空虛的警訊，使我震懼，一種恐怖同威嚇的懲罰，使我屈服，以後再拿皇帝的恩意，把我赦免出來？

芬爾地蘭 不是的，嘎，不幸不是這樣！起初的時候，我自己祕密的懷着這個萬一的希望，並且在那個時候，我已經感覺恐怖同痛苦，恐怕看見你在目下的情形。現在這是確實的，無疑的了。我自己不能引導自己。誰給我一個幫助，一個方法，免除這個不可避却的危難嗎？

哀格蒙特 這樣你聽我說罷。若是你的靈魂這樣強力的壓迫，想要把我救出。若是你對於這個暴行，把我拘留住的，感覺厭憎，就把我救出罷！這個時機極寶貴的。你是最高權力的兒子，自己也是有權力的。——讓我們逃去罷！我知道路徑，這個方法你不會不知道的。只有這個高牆，只有幾里的路程，使我同的友人隔離。解除這個束縛，把我引到他們那裏，加入我們一起。一定，皇帝對於我的脫險，是要感謝你的。現在他是一時蒙蔽，或者他竟完全沒有知道。你的父親冒險；若是這樣使他自己驚駭起來，皇帝一定要贊同的。你在想嗎？哦，替我想出這個自由的道路說，並且供給活着

的靈魂一點希望。

芬爾地蘭 停住！停住罷！你越說越使我的失望增加了。這裏是沒有出路，沒有商量，沒有逃避的——這個使我悲痛，使我的心中好像摧裂一樣。我自己把這個網張起來的；我明白這個嚴密的堅實的結合；我知道怎樣所有的勇氣，所有的狡謀，把去路阻住的；我覺得我同你以及其餘的各人，一起束縛在內。要不是我早已想盡方法，我就會悲泣嗎？我曾經伏在他的脚下，申說，懇求。他派我到這裏來就是要將一切的，我在人世間的生趣同快樂，在這個一刻時候，完全毀滅。

哀格蒙特 竟沒有生路了嗎？

芬爾地蘭 沒有了！

哀格蒙特 （頓足。）沒有生路了！——甜蜜的生命！可愛的，親切的，活動和生存的習慣！我要同你別離了！這樣寂寞的別離啊！你也不在戰場的喧呼，兵器的相擊，鼓聲的震盪中間，給我一個飛逝的再見；你不肯迅速的告別，不肯縮短分離的光陰。我還得把你的手握定，再一次望住你的眼光，活潑的感覺你的優美，你的價值，然後再決心的自己離開，說道：去罷！

芬爾地蘭 我應當立在一旁，望着，不能留住你，不能阻立你嗎？哦，怎樣一個悲憤的聲音！看見這個悲痛，誰不要肝腸寸斷呢！

哀格蒙特 自己鎮定一點！

芬爾地蘭 你能夠鎮定的，你能夠拋却的，在必要的手中，像英雄的樣子，緩步前進。我能夠怎樣呢？我應當怎樣呢？你戰勝你自己同我們；你前去了；我留在你的身後，留在我自己的身後，在宴會的快樂時候，我失掉我的光線，在戰場上的鼓聲當中，我失掉我的旗幟。我覺得我的前途，一切都是淺薄，紛亂，沈鬱的了。

哀格蒙特 青年的朋友，這個我由於特別的命運，立刻得着，立刻失去的，這個爲我感覺死的痛苦的，這個替我悲傷的，在這個一刻時候朝我看着；你不會失掉我了。你要是把我的一生，當做一個鏡子，你歡喜在裏面照見你自己的，那麼我的死也是這樣的。人類不單是彼此同居的時候，才算聚合；遠離的，永別的人，也在我們體中生存。我活在你的身上，我也算很滿意活着了。我每天覺得愉快；因爲我每天拿敏捷的活力，盡了我自己的義務，依照我的良心所指示的。現在這個生命自

已結束，好像很早，很早以前，在格拉菲林的沙場上面，就已經可以結束的樣子。我停止生存；但是我已經生存過了。所以你，朋友，也要鼓起興致，很願意的活着，並且不要怕死。

芬爾地蘭 你可爲我們保存你自己，並且應當保存你自己的。你把你自己害了。我常常聽見，這些聰明的人，談論你的時候；惡意的，好意的，他們對於你的價值，有長久的爭論；但是到了最後，他們彼此一致，誰也不敢反對。各方面都說：是的，他走的一個危險的道路。我怎樣的常常願意，我能夠警告你！難道你完全沒有朋友嗎？

哀格蒙特 我是早有人警告過了。

芬爾地蘭 並且我怎樣從告發同你的答辯兩方，嚴格的考察這個罪狀！雖然這些事實，儘可以對你原恕；也沒有力量，可以確實證明你的無罪。

哀格蒙特 這些可以丟在一邊了。人類相信自己支配他的生命，自己引導自己；他的內心，不可抵抗的引到他的命運上去。讓我們不要再想到這個上面；這個思想，我是很容易丟開的——更難一點的，是對於國家的憂慮；但是這個也總有人會代我操心的。我的血要是能夠爲多數人流出，

使我的人民，從此恢復和平，我也很願意流的。不幸的是，恐怕不能這樣。但是一個人到了不能再活動的時候，也可以不必徒然費心了。你要是能夠阻止，限制，你父親的破壞力量，這樣盡力做去。此外還有誰能夠呢？——再見了！

芬爾地蘭 我不能夠去的。

哀格蒙特 讓我把我的人，最好的，介紹給你！我手下有許多好人；不要連累他們，不要使他們不幸！  
履謝德是怎樣的情形，我的祕書？

芬爾地蘭 他已經先你而去了。他們把他當做叛逆的同謀，已經斬決了。

哀格蒙特 可憐的人！——還有一個，以後就要告別，我再不能夠支持了。精神上雖然還很興奮的，在那裏活動，自然是不能抵抗的樣子；要求他最後的權利；像一個小孩一樣，受了傷害以後，願有一個安適的睡眠，所以疲勞在死的門前，還要安臥一會，得一個深沈的休息，好像他還要遠行的樣子——還有一個——我認識一個女友；因為她是我的人，你決不會輕視她的。現在我把她介紹給你，我可以安心的死去，你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婦女，認識這樣的人，是有倚賴的了。我的老

僕阿多爾甫還活着嗎？他還是自由的嗎？

芬爾地蘭 是那個快活的老人，他一竟陪你騎馬的嗎？

哀格蒙特 就是他。

芬爾地蘭 他活着，他還是自由的。

哀格蒙特 他知道她的住址，讓他領你前去，並且贍養他到他的天年，因為他指示你這個珍寶的

路逕——再見罷！

芬爾地蘭 我不去的。

哀格蒙特 （把他推到門口。）再見！

芬爾地蘭 哦，讓我還停一歇！

哀格蒙特 朋友，不要作別了。（他陪芬爾地蘭走到門邊，趕快同他離去。芬爾地蘭失去感覺的樣

子，迅速走下。）

哀格蒙特 （單獨一人。）仇人！你不相信，由你的兒子，會向我表示這個好意。他把我的憂慮，痛苦，



恐懼，以及各種不安的感覺，都消釋了。溫和的，逼迫的，自然要求他最後的賦稅。一切都是完結，都是決定了！昨天晚上，這個不定的感覺使我輾轉不寐的，現在拿個這個確訊，使我的感覺安然入睡了。

（他自己在榻上坐下。音樂的聲音。）

甜蜜的睡眠！你來得像一個純潔的幸福，自己極願意的，不須禱祝，不用祈求。你解除思想的堅結，把一切快樂的和痛苦的幻象，混合起來；內心調和的圓周，毫無阻礙的流動，掩蔽在安適的狂態中間，我們沈下，暫時停止生存。（他睡去。音樂和他的鼾聲相應。在臥榻後面的牆壁，好像自己分開，現出一個莊嚴的幻象。自由女神身着天衣，四圍神光環繞，停在雲中。她的相貌，同克奈爾完全一樣；她向着睡眠的英雄，低身朝下。她表現一種哀戚的感覺，好像她在替他悲傷。忽然她自己鎮定下來，拿一個愉快的態度，指示他以箭束以及傘柄。她叫他快樂一點同時她向他表示，他的死可以造成尼得蘭各省的自由，宣布他一個勝利的英雄，並且給他一個橄欖葉的花冠。她拿了花冠接近他頭上的時候，哀格蒙特移動一下，好像一個人在睡中驚起，他側過身來，仰面朝上，正對

着她臥下，她把花冠在他頭上舞動的時候，從遠處鼓角吹動，聽見一陣軍樂的聲音；這個聲音一起，幻象立刻消滅。響聲逐漸強烈起來。哀格蒙特驚醒；獄中有微弱的晨光照着。他最初的動作，就是向頭上摩去；他立起來回顧四面，同時他把手擱在頭上。）

花冠是消滅了！你美麗的幻象，日光把你驅逐走了！是的，這是她們，她們合爲一體，我心中兩個最甜蜜的快樂，神聖的自由，從我的愛人，借得她的形體；美麗的少女，穿着她友人的天衣，在一個莊嚴的時刻，覺得她們合爲一體，可敬更勝於可愛。拿了血染的脚步，她走到我的前面；飄動的裙幅，都被血沾染了。這是我的血，同許多貴重的血。這不是徒然流掉的了。奮鬪過去！勇敢的人民！勝利的女神，引導你們前進！像海水衝決你們的堤防一樣，這樣打破，這樣把暴君的堅城毀壞，讓他們就要沈溺的樣子，從他們的土地，他們強占的土地上面，漂流開去！（鼓聲更近一點。）

聽啊！聽啊！這個聲音，怎樣常常的叫我邁步前進，向爭鬪和勝利的戰場！怎樣歡欣的，這些伴侶，走上危險的榮譽的道路！我也是要離開這個獄中；得一個光榮的死路；我爲自由而死，我爲他生存，爲他存，並且我現在爲他，可憐的自己犧牲。（後面來一隊的西班牙兵士，手執斧鉞立定。）

是的，只管把他們集合！合攏你們的戰線，我不怕你們的。我是慣於這樣鎗對鎗的立着，四圍都是死機迫切，這個勇敢的生命，只有感覺加倍的敏捷。（鼓聲。）

敵人把你四面包圍起來了！刀光閃爍的照耀；朋友，勇氣！在後面你還有父母，妻室，兒女呢！（指着衛兵說。）

這些都是爲主人的空言所驅使，並非由於他們自己的感情的！保護你們的財產！救出你們最愛的人！快樂的死去，像我給你們的一個榜樣。（鼓聲，他離開衛兵，向後面門口走去的時候，幕下音樂的聲音，漸漸低下，拿一個勝利的曲調結束。）

W 72000

上海圖書館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特蒙格哀

著德歌

譯源仁胡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EGMONT

By  
J. W. GOETHE  
Translated by  
HU JEN Y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虹口法院移文  
隊公博系內圖書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LIBRARY  
Y. W. WONG  
E. C. MOY  
A. W. COOPER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LIBRARY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1033B

